

A decorative border in red ink surrounds the text. It features two dragons facing each other at the top, with their heads and whiskers. The dragons have detailed scales and are surrounded by stylized clouds. The border continues down the sides and bottom, with more dragon heads and floral motifs.

三 通 小 叢 書  
名 家 散 文 選

茅 盾 · 豐 子 愷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02



#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運動器具
中西文具	各種掛圖
關機用品	教育用品
繪圖儀器	兒童玩具
中西書籍	風琴樂器
雜誌刊物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廿八年五月五日發行  
 中華民國廿九年八月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廿九年八月廿五日六版發行

## 名家散文選 ★

定價每冊三角

外埠運費照費照加

編輯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發行者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 申村正明

印刷者 三通書局印刷所  
 代表人 申村正明

門市部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分局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分局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分局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分局 新加坡及全南  
 各埠各大書局

代理店

## 發刊旨趣

名家散文選

本局乃中國出版界新起的挺進隊，肩負着文化的使命，介紹當世的學術；而尤注意於現實的需要。這小叢書的發行。是本局小小的一個供獻。今請一述其發刊之旨趣。

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世界進步到今天，在中國一般智識的傳播，通常學問的享受，多半還限制於小資產階級以及叨得都會唾餘的農業社會裏；佔着極廣漠的場合，以環境上的許多問題，沾潤不得一些一般所能享受的文化上的幸福。把文化送到大眾的腦子裏去，這問題固不是單純的，但出版上的問題，至少也解決了這問題的一半。以最精湛的

內容，由極便宜的物質代價作交換，讓大眾的大眾去領略，去欣賞，在普及文化的使命上，總不致毫無收獲罷？

固然，小叢書之發行，在本局之前，已數見不鮮；但，似乎有一通病，即取材方面，總難免「削足就履」。本叢書擬盡可能，力矯此弊，必以一種題材成一完整之單位，務求達到「小中見大以一概餘」的目的。

至於取材性質，初無限定，文·哲·軍·政·科學·經濟，罔不包羅；蓋欲於「大眾」二字上求澈底也。海內高明，尚希明教。

目次

我的種痘	魯迅
緣緣堂隨筆	豐子愷
旅途隨筆	巴金
你我	朱自清
自己	呂羣
我的學化學的朋友	茅盾
作父親	豐子愷
山中雜記	鄭振鐸
片斷的記錄	巴金
家常故事	伍石夫
春天	洪羅

## 我的種痘

魯迅

上海恐怕也真是中國的「最文明」的地方，在電線柱子和牆壁上，夏天常有勸人勿喫天然冰的警告，春天就是告誡父母，快給兒女去種牛痘的說帖，上而還畫着一個穿紅衫的小孩子。我每看見這一幅圖，就詫異我自己，先前怎麼會沒有染到天然痘，嗚呼哀哉，於是好像這性命是從路上拾來似的，沒有什麼希罕，即使姓名載在該紋的「黑冊子」上，也不十分驚心動魄了。但自然，幾分是在所不免的。

選文散家名

現在，在上海的孩子，聽說是生後六個月便種痘就最安全，倘走過施種牛痘局的門前，所見的中產或無產的母親們抱着在等候的，大抵是一歲上下的孩子，這事情，現在雖是不屬於知識階級的人們也都知道，是明明白白了的。我的種痘却很遲了，因為後來記的清清楚楚，可見至少已有兩三歲。雖說住的是偏僻之處，和別地方交通很少，比現在可以減少輸入傳染病的機會，然而天花却年年流行的，因此而死的常聽到。我居然逃過了這一關，真是洪福齊天，就是每年開一次慶祝會也不算過分。否則，死了倒也罷了，萬一不死而臉上留一點麻，則現在除年老之外，又添上一條大罪案，更要受青年而光臉的文藝批評家

1

的奚落了。幸而並不，真是叨光得很。

那時候，給孩子們種痘的方法有三樣。一樣，是淡然忘之，請痘神隨時隨意種上去，聽不到處發出來，隨後也請個醫生，拜拜菩薩，死掉的雖然多，但活的也有，活的雖然大抵留着癍痕，但沒有的也未必一定找不出。一樣是中國古法的種痘，將痘痂研成細末，給孩子由鼻孔裏吸進去，發出來的地方雖然也沒有一定的處所，但粒數很少，沒有危險了。人說，這方法是明末發明的，我不知道可的確。

第三樣就是所謂「牛痘」了，因為這方法來自西洋，所以先前叫「洋痘」。最初的時候，當然，華人是不能相信的，很費過一番宣傳解釋的氣力。這一類寶貴的文獻，至今還藏在驗方新編中，那苦口婆心雖然大足以感人，而說理却實在非常古怪的。例如，說種痘免疫之理道：

「痘爲小兒一大病，當天行時，尙思速避，今無故取嬰孩而與之以病，可乎？」  
 曰：『非也。譬之捕盜，乘其羽翼未成，就而擒之，甚易矣；譬之去莠，及其滋蔓未延，芟而除之，甚易矣。……』

但尤其非常古怪的是說明「洋痘」之所以傳入中國的原因：

「予考醫書中所載，嬰兒生數日，刺出臂上汗血，終身可免出痘一條，後六道刀

法皆失傳，今日點痘，或其遺法也。夫以萬全之法，失傳已久，而今復行者，大約前此劫數未滿，而今日洋煙入中國，害人不可勝計，把那劫數抵過了，故此法亦從洋來，得以保全嬰兒之年壽耳。若不堅信而遵行之，是違天而自外於生生之理矣！……」

而我所種的就正是這抵消洋煙之害的牛痘。去今已五十年，我的父親也不是新學家，但竟毅然決然的給我種起「洋痘」來，恐怕還是受了這種學說的影響，因為我後來檢查藏書，屬於「子部醫家類」者，說出來真是慚愧得很，——實在只有達生篇和這寶貝的驗方新編而已。

那時種牛痘的人固然少，但要種牛痘却也難，必須待到有一個時候，城裏臨時設立起施種牛痘局來，纔有種痘的機會。我的牛痘，是請醫生到家裏來種的，大約是特別隆重的意思；時候可完全不知道了，推測起來，總該是春天罷。這一天，就舉行了種痘的儀式，堂屋中央擺了一張方桌子，繫上紅桌帷，還點了香和蠟燭，我的父親抱了我，坐在桌旁邊。上首呢，還是側面，現在一點也不記得了。這種儀式的出典，也至今查不出。

這時我就看見了醫官，穿的是什麼服飾，一些記憶的影子也沒有，記得的只是他的臉：胖而圓，紅紅的，還帶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鏡。尤其特別的是他的話我一點都不懂。凡講



這種難懂的話的，我們這里除了官老爺之外，只有開當舖和賣茶葉的安徽人，做竹匠的東陽人，和變戲法的江北佬。官所講者曰「官話」，此外皆謂之「拗聲」。他的模樣，是近於官的，大家都叫他「醫官」，可見那是「官話」了。官話之震動了我的耳膜，這是第一次。

照種痘程序來說，他一到，該是動刀，點漿了，但我實在糊塗，也一點都沒有記憶，直到二十年後，自看臂膊上的瘡痕，才知道種了六粒，四粒是出的。但我確記得那時並沒有痛，也沒有哭，那醫官還笑着摩摩我的頭頂，說道：

「乖呀，乖呀！」

什麼叫「乖呀乖呀」，我也不懂得，後來父親翻譯給我說，這是他在稱讚我的意思。然而好像並不怎麼高興似的，我所高興的是父親送了我兩樣可愛的玩具。現在我想，我大約兩三歲的時候，就是一個實利主義者的了，這壞性質到老不改，至今還是只要賣掉稿子或收到版稅，總比聽批評家的「官話」要高興得多。

一樣玩具是朱熹所謂「持其柄而搖之，則兩耳還自擊」的鼗鼓，在我雖然也算難得的事物，但彷彿曾經玩過，不覺得希罕了。是可愛的是另外的一樣，叫作「萬花筒」，是一個小的長圓筒，外糊花紙，兩端嵌着玻璃，從孔子較小的一端向明一望，那可真是姍歟休哉，裏面竟有許多五顏六色，希奇古怪的花朵，而這些花朵的模樣，都是非常整齊巧妙，為

實際的花朵叢中所看不見的。況且奇蹟還沒有完，如果看得厭了，只要將手一搖，那裏面就又變了另外的花樣，隨搖隨變，不會雷同，語所謂「層出不窮」者，大概就是「此之謂也」罷。

然而我也如別的一切小孩——但天才不在此例——一樣，要探檢這奇境了。我於是背着大人，在僻遠之地，剝去外面的花紙，使牠露出難看的紙版來；又挖掉兩端的玻璃，就有一些五色的通草絲和小片落下；最後是撕破圓筒，發見了用三片鏡玻璃條合成的空心的三角。花也沒有，什麼也沒有，想做「復原」也沒有成功，這就完結了。我真不知道惋惜了多少年，直到做過了五十歲的生日，還想找一個來玩玩，然而好像究竟沒有孩子時候的勇猛了，終於沒有特地出去買。否則，從豎着各稱旗幟的「文學家」看來，又成爲一條罪狀，是無疑的。

現在的辦法，譬如半歲或一歲種過痘，要穩當，是四五歲時候必須再種一次的。但我是前世紀的人，沒有辦得這麼周密，到第二，第三次的種痘，已是二十多歲，在日本的東京了，第二次紅了一紅，第三次毫無影響。

5 最末的種痘，是十年前，在北京混混的時候。那時也在世界語專門學校裏教幾點鐘書，總該是天花流行了罷，正值我在講書的時間內，校醫前來種痘了。我是一向煽動人們種

痘的，而這學校的學生們，也真是令人喫驚。都已二十歲左右了，問起來，既未出過天花，也沒有種過牛痘的多得很。况且去年還有一個實例，是頗爲漂亮的某女士缺課兩月之後，再到學校裏來，竟變換了一副面目，腫而且麻，幾乎不能認識了；還變得非常多疑而善怒，和說話之際，簡直連微笑也犯忌，因爲她會疑心你在暗笑她，所以我總是十分小心，莊嚴，謹慎。自然，這情形使某種人批評起來，也許又會說是我在用冷靜的方法，進攻女學生的。但不然，老實說罷，即使原是我的愛人，這時也實在使我有些「進退維谷」，因爲柏拉圖式的戀愛論，我是能看，能言，而不能行的。

小 通 三  
書 叢 小 通 三

不過一個好好的人，明明有妥當的方法，却偏要使細菌到自己的身體裏來繁殖一通，我實在以爲未免太近於固執；倒也不是想大家生得漂亮，給我可以冷靜的進攻。總之，我在講堂上就又竭力煽動了，然而困難得很，因爲大家說種痘是痛的。再四磋商的結果，終於公舉我首先種痘，作爲青年的模範，於是我就成了羣衆所推戴的領袖，率領了青年軍，浩浩蕩蕩，奔向校醫室裏來。

雖是春天，北京却還未暖和的，脫去衣服，點上四粒豆漿，又趕緊穿上衣服，也很費一點時光。但等我一面扣衣，一面轉臉去看時，我的青年軍已經溜得一個也沒有了。自然，牛痘在我身上，也還是一粒也沒有出。

但也不能就決定我對於牛痘已經決無感應，因為這校醫和他的痘漿，實在令我有些懷疑。他雖是無政府主義者，博愛主義者，然而託他醫病，却是不能十分穩當的。也是這一年，我在校裏教書的時候，自己覺得發熱了，請他診察之後，他親愛的說道：

「你是肋膜炎，快回去躺下，我給你送藥來。」

我知道這病是一時難好的，於生計大有礙，便十分憂愁，連忙回去躺下了，等着藥，到夜沒有來，第二天又焦灼的等了一整天，仍無消息。夜裏十時，他到我寓裏來了，恭敬的行禮：

「對不起，對不起，我昨天把藥忘記了，現在特地來賠罪的。」

「那不要緊。此刻喫罷。」

「阿呀呀！藥，我可沒有帶了來……」

他走後，我獨自躺着想，這樣的醫治法，肋膜炎是決不會好的。第二天的上午，我就堅決的跑到一個外國醫院去，請醫生詳細診察了一回，他終於斷定我並非什麼肋膜炎，不過是感冒。我這才放了心，回寓後不再躺下，因此也疑心到他的痘漿，可真是有效的痘漿，然而我和牛痘，可是那一回要算最後的關係了。

直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我才又遇到了種痘的機會。那時我們從閩北火線上逃到英租

界的一所舊洋房裏，雖然樓梯和走廊上都擠滿了人，因四近還是胡琴聲和打牌聲，真如由地獄上了天堂一樣。過了幾天，兩位大人來查考了，他問明了我們的人數，寫在一本簿子上，就昂然而去。我想，他是在造難民數目表，去報告上司的，現在大概早已造成，歸在一個什麼機關的檔案裏了罷。後來還來了一位公務人員，却是洋大人，他用了很流暢的普通話，勸我們從鄉下逃來的人們，應該趕快種牛痘。

這樣不化錢的種痘，原不妨伸出手去，佔點便宜的，但我還睡在地板上，天氣又冷，懶得起來。就加上幾句說明，給了他拒絕。他略略一想，也就作罷了，還低了頭看着地板，稱讚我道：

「我相信你的話，我看你是有智識的。」

我也很高興，因為我看我的名譽，在古今中外的醫官的嘴上是都很好的。

但靠着做「難民」的機會，我也有了巡閱馬路的工夫，在不意中，竟又看見萬花筒了，聽說還是某大公司的製造品。我的孩子是生後六個月就種痘的，像一個蠶蛹，用不着玩具的賄賂；現在大了一點，已有收受貢品的資格了，我就立刻買了去送他。然而很奇怪，我總覺得這一個遠不及我的那一個，因為不但望進去總是昏昏沈沈，連花朵也毫不鮮明，而且總不見一個好模樣。

我有時也會忽然想到兒童時代所喫的東西，好像非常有味，處境不同，後來永遠喫不到了。但因爲或一機會，居然能够喫到了的也有。然而奇怪的是味道並不如我所記憶的好，重逢之後，倒好像驚破了美麗的好夢，還不如永遠的相思一般。我這時候就常常想，東西的味道是未必退步的，可是我老了，組織無不衰退，味蕾當然也不能例外，味覺的變鈍，倒是我的失望的原因。

對於這萬花筒的失望，我也就用了同樣的解釋。

幸而我的孩子也如我的脾氣一樣——但我希望他大起來會改變——他要探檢這奇境了。首先撕去外面的花紙，露出來的倒還是十九世紀一樣的難看的紙版，待到挖去一端的玻璃，落下來的却已經不是通草條，而是五色玻璃的碎片。圍成三角形的三塊玻璃也改了樣，後面並非擺錫，只不過塗着黑漆了。

這時我才明白我的自責是錯誤的。黑玻璃雖然也能返光，却遠不及鏡玻璃之強；通草是輕的，易於支架起來，構成鉅大的花朵，現在改用玻璃片，就無論怎樣加以動搖，也只能堆在角落裏，像一撮沙礫了。這樣的萬花筒，又怎能悅目呢？

整整的五十年，從地球年齡來計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從人類歷史上說，却已經是半世紀，柔石丁玲他們，就活不到這麼久。我幸而居然經歷過了，我從這經歷，知道了種

痘的普及，似乎比十九世紀有些進步，然而萬花筒的做法，却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

緣緣堂隨筆

豐子愷

標題 音樂

「雨是那裏落下來的？」

窗外一個孩子的話聲牽惹了我的注意。我放下手中的書，側着耳朵，靜聽下文。

「雨？雨是天上菩薩落下來的呀！」

李家大媽用竹絲掃帚「沙沙」地掃着天井裏的梅雨的積水，有口無心地回答四歲的一文的質問。一甯把「天上菩薩」這個名詞反覆說了三遍，似乎對抽頗感興趣的。但繼續又是疑問：

「天上菩薩面盆裏倒出來的麼，天上菩薩？」

她大約是要練習這剛才要得的新名詞「天上菩薩」，所以盡量地應用，開頭用一個，末脚再用一個。

「噫！勿錯！天上菩薩！乖官官！真聰明！」

李家大媽把說話合上了「沙沙」的拍子，有口無心地，斷斷續續地回答。



我聽了發生興味，拋棄手中的書，立起身來，準備開門去參加他們的說話。但又立刻縮回開門的手，仍舊坐下來，側着耳朵靜聽。因為我忽然悟到，我似乎沒有參與她們這種說話的資格。

「面盆呢？面盆在那裏？」

這回一甯的話聲比前響亮得多。我想見她正在仰起頭向空中找尋面盆，朝天喊着。但李家大媽只管拚命地「沙沙」，置的不答，恐怕是沒有聽見她的話的。她接連問了幾遍，帶着哭聲了。李家大媽這才停止了「沙沙」，而專任對付她：

「什麼了，什麼了？」

「面盆呢！你爲啥勿響？」

「面盆？」李家大媽驚奇地反問，「要面盆做什麼？面盆水弄勿得，弄濕了衣裳姆媽要罵。」

「勿是！」一甯頓着腳，恨恨地喊，「喏：落雨呀，面盆呢？面盆在那裏？」

「落雨世界，（註）面盆水弄勿得，弄濕了衣裳姆媽要罵。」李家大媽說過，便開始「沙沙」地掃到大門口去了。

一甯在階沿上頓着足，連叫「勿是！勿是！勿是！勿是！」但李家大媽愈掃愈遠，漸漸掃到門

外去了。一甯便開始盛氣地號哭。

我隔着窗子靜聽，明知道她是被誤解而受冤屈了。那老太婆真是糊塗透頂！我恨不得把自己的靈魂攆進一甯的身體中，幫他表白，但立刻知道無須。因為我靜聽她的哭聲，覺得其抑揚頓挫的音節中已雄辯地詳盡地發洩着她心中的憤懣了。現在我試把這片洋洋的哭聲翻譯爲言語：

「你這老太婆該死！我剛才問你『雨是否天上菩薩從面盆裏倒出來的』，你不是說過『勿錯』，又讚我『聰明』麼？既然我的話是『勿錯』的，現在我就請你把天上菩薩的面盆指出來給我看看！怎樣你又誣我想弄面水呢？既然你稱讚我『聰明』，我這質問正是『聰明』的進步，怎樣你反拿『姆媽要罵』這等話來坍我的臺呢？你所答非所問，你無端污人清白！你這老太婆該死！」

我因此聯想到近代的「標題音樂」(Program music)——用音描寫事象或心情的音樂換言之，含有文學的內容的音樂。裴德芬(Bethoven) 以來世間所盛行的標題音樂，就是從我家的一甯的哭聲進步而成的。

(註)石門灣方言，稱天氣爲世界。

## 憶弟

突然外面走進一個人來，立停在我面前咫尺之地，向我深深地作揖。我連忙拔出口中的捲烟而答禮，烟灰正擦在他的手背上。捲烟熄滅了，連我也覺得頗有些燙痛。

等他仰起頭來，我看見一個衰老憔悴的面孔，下面穿一身襤褸的衣褲，個個地站着。我的回想在腦中曲曲折折地轉了好幾個彎，才尋出這人的來歷。起先認識他是太，後來記得他姓朱，我便說道：

「啊！你是朱家大伯！長久不見了。近來……」

他不等我說完就裝出笑臉接上去說：

「少爺，長久不見了，我現在住在土地菴裏，全靠化點香錢過活。少爺現在上海發財，幾位官官了？真是前世修的好福氣！」

我沒有逐一答覆他在不在上海，發不發財，和生了幾個兒子；只是唯唯否否。他也不要求一一答覆，接連地說過便坐下在旁邊的凳子上。

我摸出烟包，抽出一枝烟來請他吸，同時忙碌地回想過去。

二十餘年之前，我十三四歲的時候，和滿姊，慧弟跟着母親住在染坊店裏面的老屋裏

。同住的是我們的族叔一家。這位朱家大伯便是叔母的娘家的親戚而寄居在叔母家的。他年紀與叔母彷彿，也許比叔母小，但叔母叫他「外公。」叔母的兒子叫他「外公太太。」註：石門灣方言稱曾祖爲太。」論理我們也該叫他「外公太太」；但我們不論。一則因爲他不是叔母的嫡親外公，聽說是她娘家同村人的外公；且這叔母也不是我們的嫡親叔母，而是遠房的。我們倘對他攀親，正如我鄉俗語所說：「攀了三日三夜，光緒皇帝是我表兄」了。二則因爲他雖然識字，但是挑水莫擔的；而且年紀並不大，叫他「太太」有些可笑。所以我們都跟染坊店裏的人叫他朱家大伯。而在背後談他的笑話時，閒稱他爲「太。」這是尊稱的反用法。

文 太的笑話很多，發見他的笑話的是慧弟。理解而賞識這些笑話的只有我和滿姊。譬如吃夜飯的時候，慧忽然用飯碗接住了他的尖而長的下巴，獨自吃吃地笑個不住。我們便知道他是想起了今天所發見的太的笑話了，就用「太今天怎麼樣？」一句話來催他講。他笑完了便講：

15 「太今天躺在店裏的榻上看康熙字典。竺官坐在他旁邊，也拿起一冊來翻。翻了好久，把書一擲叫道：『竺字在那裏？你這部字典翻不出的！』太一面看字典，一面隨口回答：『蠻好翻的！』竺官另取一冊來翻了好久，又把書一擲叫道：『翻不出的！你這部字典很難

翻！」他又隨口回答：「蠻好翻的！再要好翻沒有了！」

講到這裏，我們三人都笑不可仰了。母親催我們吃飯。我們吃了幾口飯又笑起來。母親說出兩句陳語來：「食不言，寢不語。你們父親前頭……」但下文大都被我們的笑聲淹沒了。從此以後，我們要說事體的容易做，便套用太的語法，說「再要好做沒有了。」後來更進一步，便說「同太的字典一樣」了。現在慧弟的墓木早已拱了，我同滿姊二人有時也還在談話中應用這句古話以取笑樂。——雖然我們的笑聲枯燥冷淡，還不及二十餘年前夜飯桌上的熱烈了。

有時他用手按住了嘴巴從店裏笑進來，又是發見了太的笑話了。「太今天怎麼樣？」一問，他便又講出一個來：

「竺官問太香瓜幾錢一個，太說三錢一個。竺官說：『一錢三個？』太說：『勿要假來假去！』竺官向他擔子裏捧了三個香瓜就走，一面說着：『一個銅元欠一欠，大年夜裏有月亮，還你。』太追上去奪回香瓜，一個一個地還到擔子裏去，口裏唱一般地說：『別的事情都可假來假去，做生意勿可假來假去！』」

講到「別的事情都可假來假去」一句，我們又都笑不可仰了。

慧弟所發見的趣話，大都是這一類的。現在回想起來，他真是一個很別致的人。他能

在尋常的話談中隨處發見笑的資料。例如嫌冷的人叫一聲「天爲什麼這樣冷！」裝窮的人說了一聲「我那裏有錢！」表明不賭的人說了一聲「我幾時弄牌！」又如怪人多事的人說了一句「誰要你討好！」雖然他明知道這是借疑問詞來加強語氣的，並不真個要求對手的解答，但他故意捉住了話中的「爲什麼」，「那裏」，「幾時」，「誰」等疑問詞而作可笑的解答。倘有人說「我馬上去」，他便捉住他問「你的馬在那裏？」倘有人說「輪船馬上開」，他就笑得滿座皆笑了。母親常說他「吃了笑藥」，但我們這孤兒寡婦的家庭幸有這吃笑藥的人，天天不缺乏和樂而溫暖的空氣。我和滿姊雖然不能自動發見笑的資料，但頗能欣賞他的發見，尤其是關於太的笑話，在我們腦中留下不朽的印象。所以我和他雖已闊別二十餘年，今天一見立刻認識，而且立刻想起他那部「再要好翻沒有了」的字典。

但他今天不講字典，只說要買一隻龜缸，向我化一點錢。他說：

「我今年七十五歲了，近來一年不如一年。今年三月裏在桑樹根上拌一拌跌了一交，險險乎病死。靠菩薩，還能走出來。但是還有幾時活在世上呢？巷裏毫無出息。化化香錢呢，大字號店家也只給一兩個小錢，初一月半兩次，每次最多得到三角錢，連一口白飯也吃不飽。店裏先生還嫌我來得太勤。餓死了也乾淨，只怕這幾根骨頭沒有人收拾，所以想買一隻缸。缸價要七八塊錢，王恆泰裏已答應我出兩塊錢，請少爺也做個好事。錢呢，買

好了缸來領。」

我和滿姊立刻答應他每人出一塊錢。又請他喝一杯茶，留他再坐。我們想從他那裏找尋自己童年的心情，但終於找不出，即使找出了也笑不出。因為主要的賞識者已不在人世，而被賞識的人已在預備買缸收拾自己的骨頭，殘生的我們也沒有心思再作這種閑情的遊戲了。我默默地吸捲烟，直到他的辭去。

## 旅途隨筆

巴金

### 朋 友

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明瞭一個名詞的意義，這名詞就是朋友。

七八天以前我曾對一個初次見面的朋友說：「在朋友們的面前我只感到慚愧。他們待我太好了，我簡直沒有方法可以報答他們」。這並不是謙遜的客氣話，這是真的事實。說過這些話，我第二天就離開了那朋友，並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和他再見。但是他所給我的那一點溫暖至今還使我的心在顫動。

我的生命大概不會是久長的罷。然而在那短促的過去的回顧中却有一盞明燈，照徹了我的靈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點光彩，這明燈就是友情。我應該感謝牠，因為靠了牠我纔能夠活到現在；而且把家庭所給我的陰影掃除掉的也正是牠。

世間有不少的人爲了家庭棄絕朋友，至少也會得在家庭和朋友間劃一個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過許多倍。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親眼看見一些人結了婚過後就離開朋友離開事業，使得一個粗暴的年青朋友竟然發生一個奇怪的思想，說要殺掉一個友人



之妻以警戒其餘的女人。當他對我們發表這樣的主張時，大家都非笑他。但是我後來知道一件事實：這朋友因為這個緣故便逃避了兩個女性的追逐。

朋友是暫時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動裏我發見了這個信條。這個信條在我是不能夠了解的。對於我，要是沒有朋友，我現在會變成什麼樣的東西，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我也會討一個老婆，生幾個小孩，整日價做着發財的夢，拋棄了事業昧了良心去做一個現社會制度的忠實的擁護者罷。

然而朋友們把我救了。他們給了我家庭所不能夠給的東西。他們的友愛，他們的幫助，他們的鼓勵，幾次把我從深淵的邊沿挽救回來。他們對於我常常顯露了大量的慷慨。

我的生活會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們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愛，多量的歡樂，多量的眼淚都分給了我，這些東西也是生存所必需的。這些不要報答的慷慨的施與，使我的生活裏也有了溫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牠們。我並不會說過一句感激的話，我也沒有做過一件報答的行爲。但是朋友們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詞加到我的身上。對於我，他們是太大量了。

這一次我走了許多新的地方。看見了許多新的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說，忙着走。但是我不會感受到一點困難，朋友們給我預備好了一切，使我不會缺乏什

麼。我每走到一個新地方，我就像回到了我的舊居。而那許多真摯的笑臉却是在上海所不常看見的了。

每一個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在怎樣困苦簡單，也要慷慨地分一些東西給我。雖然明明知道我不能夠給他一點報答。有些朋友，甚至他們的名字我以前還不知道，他們却也關心到我的健康，處處打聽我的病況，直到他們看見了我的被日光晒黑了的臉和手膀，他們纔放心地微笑了。這種情形確實值得人流淚啊。

名家散文選

有人相信我不寫文章就不能夠生活。兩個月以前一個同情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廣州民國日報的副刊，說了許多關於我的生活的話。他也說我一天不寫文章第二天就沒有飯吃。這是不確實的。這次旅行就給我證明出來，即使我不寫一個字，朋友們也不肯讓我凍餒。世間還有許多大量的人，他們並不把自己個人和家庭看得異常重要，超過了一切的。靠了他們我纔能够生活到現在，而且靠了他們我還要生活下去。

朋友們給我的東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將怎樣報答他們呢？但是我知道他們是不需要報答的。

21

近來我偶爾讀居友的書，看見了這樣的話：「消費乃是生命的一個條件……世間有一種不能與生存分開的大量，要是沒有了牠，我們就會死，就會內部地乾枯起來。我們必須

開花。道德，無私心就是人生之花。」

在我的眼前開放着這麼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麼時候纔會開花？難道我已經是「內部地乾枯」了麼？

一個朋友說過：「我若是燈，我就要用我的光明來照徹黑暗。」

我不配做一盞明燈。那麼就讓我來做一塊木柴罷。我願意把我從太陽那裏受到的熱放散出來，我願意把自己燒得粉身碎骨來給這人間添一點溫暖。

### 捐稅的故事

我離開廈門的時候，一個老年的朋友從鼓浪嶼把我送到太原輪上。在過海的小船裏那個朋友憤慨地給我敘述了多捐稅的故事。他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他的話是不會騙人的。

某一天一個警察到理髮店去剪髮，那個理髮師剪完了髮擦了頭油以後，却在警察的頭髮上貼了一張印花，並且用鉛筆在上面劃了一個十字。警察就因此和理髮師爭吵起來，說理髮師侮辱了他。但那理髮師却很有理由似地辯解說：「你們平常強迫我們營業的也買印花，但是我們並沒有發票，我們沒有地方可以貼印花，要是不貼，你們又會把我們抓

去罰錢。我們剪好了髮在顧客的頭上貼一張印花，正是遵守官廳的命令呢！」於是兩個人扭着打起來，後來鬧到公安局去，兩個人都受了一番訓斥，這事情纔算了結。

現在印花稅又改成營業稅了。這種稅也是很普遍的。一個挑夫靠着一根扁担生活。這根扁担每月要納三元的稅。而一個挑夫每月的收入多也不過十幾元，少就只有幾元。這三塊錢上面的確染滿了一個貧苦的挑夫的血液。

那個朋友也敘述過他自己的事情。他經營着一個小生意。有一天他拿了一本賬簿到廈門去收賬。那賬簿是二十一年度下半年開始用的，上面自然貼了印花，但因為裏面剩了太半的空白篇幅，他便把二十二年度的賬目接着寫下去，他以為不必再貼什麼印花了。然而一個警察在路上拉住他，翻看他的賬簿，結果說他漏稅，把他拉到公安局去，等他繳納了罰金纔放他出來。

那朋友的生平我是很清楚的。他一生就為着他所相信的真理奮鬥。（我覺得有時候他的這真理是有些模糊的。）我們都叫他做大哥。他完全不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他曾經辦過一個報，而且把那報紙當作生命般地來愛護，那報紙的確替民衆說過幾句話，但因為得罪了幾個小黨員，就在兩三年前毫無理由地給封閉了。他的憤慨是很大的。

在廣州一個朋友的書齋裏我又聽到航空救國捐的故事。這救國捐也是很普遍的。甚至

每個小學生也要出三塊錢。據說有的貧家小孩在學校裏讀書繳納不出這筆錢，就給學校當局扣留起來，要等到他們的父母當贖了東西去贖出他們。這航空救國捐在上海不是也很流行的嗎？

捐稅的種類太多了。我沒有時間把他們全都記下來。我最近在某某報的副刊上面看見一個標題「從花橋捐聯想到屁捐。」那文章的作者說據最近的情形看來，徵收屁捐不久就會成爲事實。有錢人在公館裏，放屁當然不怕警察抓他去罰錢，担負這屁捐的也一定全是貧民。

中山大學爲了建築偉大的新校舍，開始徵收肥料捐好久了。佔地九千畝的新校舍，的確如鄒校長所說，要佔着全世界大學中的第一把交椅。但是肥料捐徵收以後每一個農民買一包肥料要担負幾元的捐稅。這捐稅在農民的貧苦的生存上將成爲一個沈重的鐵塊。地會奪去他們的好幾天的食糧，牠會使他們流出更多的汗和淚。這些事情那位坐在高樓大廈裏的校長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有一天那座巍峨的校舍建築成功了，一些富家子弟會在那裏面更快活地銷磨他們的時間，而農民的子弟却不得不在田間更勞苦地工作。他們一輩子休想踏進大學的門限！

捐稅的負擔永遠放在那些勞苦的貧民的肩上。這兩三年來我走過了許多地方，許多省

分，最近我也看過幾個鄉村。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看見一件事實：捐稅太多了，太重了！漸漸就要超過貧民的力量以上，使得貧民連維持最卑賤的生存也不可能了。現在在四川大概已經徵收到民國五六十年的鬻稅了罷。

這些情形使我想起一幅圖畫：幾個怪物在一張圓桌面上大吃大嚼。桌面是放在一羣跪着的貧民的頭上。他們差不多沒有力氣來頂這張桌面了，他們的身子一天天地縮短下去。但是桌面上的怪物却更加快活地跳舞起來。

這情形是不能夠長久繼續下去的。將來不是那一羣貧民被壓成肉餅，就是他們站起來拋開桌面，去幹他們自己的事情。然而無論如何，那時候是再沒有人去給那些怪物拾圓桌面了。

### 鳥 的 天 堂

在N的小學校裏我們吃過了晚飯。熱氣已經退了。太陽下了山坡，只留了一段燦爛的紅霞在天邊，在山頭，在樹梢。

「我們划船去！」N提議說，那時候我們大家站在校前的池畔，看那山景。  
「好」，別的朋友很高興地接口說，我也跟着贊同了。

我們走過一條石子路，很快地就到了河邊。那裏有一個茅草的水閣，穿過牠，在河邊大樹下我們發見了幾隻小船。

我們陸續跳在一隻船上，一個朋友解開了繩，拿起竹竿一撥，於是船緩緩地動了，向着河中間流去。

三個朋友划着船，我袖手坐在船上望着四周的景緻。

遠遠地一座塔聳立在山坡上面，許多綠樹擁抱着牠，在這附近很少有那樣的塔，那里是朋友Y的家鄉，我明天就要到那里去，登那山，上那塔。

河面是很寬的，白茫茫的水上沒有一點波浪。船平靜地在水面流動。三隻槳有規律地在水裏撥動，那聲音送進耳朵來就像一曲音樂。

在一個地方河面變窄了。一簇簇的綠葉突出到水面來。那樹葉真綠得可愛。是許多株茂盛的榕樹，但我却看不出牠們的樹幹在什麼地方，

當我說許多株榕樹的時候，我的錯誤馬上就給朋友們糾正了。一個朋友說那里只有一株榕樹，另一個朋友說那里的榕樹是兩株。我看見過不少的大榕樹，但像這樣大的榕樹我却第一次看見。

我們的船漸漸逼近那榕樹了。我便有了機會看見牠的真面。是一株大樹，枝幹的數目

是不可計數的。枝上又生根，有許多根直垂到地上，進入了土壤。一部分的樹枝垂到水面，從遠處看，就像一枝大樹躺臥在水面一般。

這時候正是榕樹茂盛的時期。（樹上已經結了小小的果實，而且許多落下來了。）牠現在好像在把牠的全部生命力展示給我們看。那麼多的綠葉，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點縫隙。那翠綠的顏色明亮地照耀着我們的眼睛，似乎每一片樹葉上都有一個新的生命在顫動。這美麗的南國的樹。

船在樹下泊了片刻，岸上很濕，我們沒有上去。朋友說這裡是「鳥的天堂」，有許多鳥在這樹上做窠，農民不許人去捉牠們。我彷彿聽見幾隻鳥撲翅的聲音，但等我的眼睛注意地去看那里時，我却看不見一隻鳥的影兒。只有無數的樹根立在地上，像多根木樁。土地是濕的，大概潮漲時河水時常會沖上岸去。鳥的天堂裏沒有一隻鳥兒，我不禁這樣想。於是船開了。一個朋友撥着船，緩緩地流到河中間去。

在河邊田畔的小徑上有幾株荔枝樹。綠葉叢中垂着累累的紅色果實，映到我們的眼睛來就帶了大的引誘性。我們的船就往那里流。一朋友拿起槳把船撥進一條小溝，在那小徑邊旁，船停住了，我們都跳了上岸。

兩個朋友很快地爬到樹上去，從樹上拋了幾枝帶葉的荔枝下來，我們接着，我和N和



Y 三個人站在樹下，就剝開幾個來吃。等他們下來時，我們大家一面吃着荔枝，一面回到船上去。這荔枝還沒有成熟，大家後來都不想吃了。

第二天我們划着船到Y的家鄉去，就是那個有山有塔的地方。從N的小學校出發，我們又經過那「鳥的天堂」。

這一次是在早晨，陽光照耀在水面上，在樹梢，一切都顯得更加光明了。我們也把船在樹下泊了片刻。

起初周圍是靜寂的。後來忽然起了一聲鳥叫。朋友N把手一拍，我們便看見一隻大鳥飛了起來。接着又看見第二隻，第三隻。我們繼續在拍掌。很快地這樹林就變得熱鬧了。到處都是鳥聲，到處都是鳥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樹枝上叫，有的飛起來，有的在撲翅。

我注意地看着。我的眼睛真是應接不暇，看清楚了這隻，又看落了那隻，看見了那隻，第三隻又飛起了。一隻畫眉鳥飛了出來，給我們的拍掌聲驚嚇着，又飛進了樹林，站在一根小枝上興奮地叫着，那歌聲真好聽。

「走罷」，Y催促說。

當小船向着高塔下面的鄉村流去的時候，我還回頭去看那被拋在後面的茂盛的榕樹。

我感到一點兒的留戀的心情。昨天是我的眼睛騙了我。那「鳥的天堂」的確是鳥的天堂呵！

一 千 三 百 元

一個朋友在西關宴客，邀了我去。同去的連主人一共是七個。

西關，聽說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許多古舊的大家庭就拿那里做根據地。馬路是很寬敞的，但也有不少的窄巷，和石板的小路。在那些密集的房屋裏面却隱藏着種種神祕的事情。每天下午在大馬路上很有機會看見許多服飾華麗的青年女郎，在她們的後面常常有姨姨隨着。這些女郎都是大家庭裏的姨太太。她們的主人因為害怕她們跑掉，所以專門僱了娘姨來監視她們。

在一條大馬路上我們的汽車停住了。我們走下車來，進了一條窄巷，路是石板鋪砌的，兩旁是些矮小的房屋。

轉了一個彎，我們走到了一座大酒樓的門前。我不會去看這酒樓的名稱。這華麗的酒樓立在這街上就像一個奇蹟，有點兒使人不能夠相信。

酒樓裏面是很寬敞的。是舊式的建築。有樓有閣，有廊，有廳，有天井，有樹木，又像一個大公館。我們在裏面閒走了一轉，就登上樓梯，在一個題名很美麗的樓房裏定了座

位。

主人點了菜。我們嗑着瓜子飲茶談話。這樓房很大，開着電風扇，空氣是爽涼的。露台上擺了好幾盆鮮花。簷下垂着竹簾，把陽光阻攔了。從外面不時送來鳥聲。這地方到還清靜。

一個五十多歲的黃臉婦人拿了一把傘在這樓房門口出現了。她起先在門外徘徊了一下，然後就走進來。她說了幾句話，我却不懂得她的意思。一個本地的客人和她問答了幾句，她便走了。

他們在笑，我想我懂得他們笑的原因。等一會那個婦人又跑來了。在她的後面跟着進來了一個年青的姑娘和一個中年婦人。

那姑娘相貌平常，却打扮得很漂亮，就像一個娼妓，但是她坐下來却不說一句話。她只讓別人看她，却把自己的眼皮垂着，手裏儘管拿着一把摺扇搖，她在衆人的陌生的眼光下似乎有點兒難爲情。

沒有人講話，主人也變得不好意思了，後來還是那個本地的客人和那個老婦人問答了幾句。他們的談話我也聽得懂一部分。他問她多少價錢，那個婦人回答說，一千三百元。我這時候纔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那個姑娘不過是一個候補的姨太太，等着一個合意的

主顧來買她去。

大家沒有話說了。於是那個老婦人接了兩毫銀角，（這是她應得的數目）就把姑娘帶走了。走出房門那姑娘還回轉身向我們微微鞠躬，但沒有人理她。

過了一會兒，我們正在吃菜的時候，那個老婦人又來了。這一次她帶了兩個姑娘來。一個年紀很輕，據她說只有十六歲，頸後拖了一根辮子。一個年紀要大一點，頭髮是剪短了的，據說只有十八歲，實際的年歲恐怕已經超過了二十。

這兩個姑娘就在旁邊的靠背椅上坐了。兩人都不停地拿着摺扇搖，大概因為手閒着沒有事情做的緣故罷，或者是被人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她們也不說話，只有當那個本地客人直接問起她們的姓時，她們纔開了口。

她們的相貌顯然比先前的一個好一點。身價也就貴了許多。小的一個值一千五百元，大的却索價到一千八百元。當一個朋友表示說身價太高時，那個老婦人就得意地說她們兩個都讀過書認識字。於是她就跑到外面去找了筆和紙來，放在茶几上面。那個年紀較大的姑娘便側着身子拿起筆寫了自己的姓名，那動作是帶了點羞愧的。她寫畢就把筆遞給垂着辮子的小姑娘，那女兒也寫了自己的姓名。

於是老婦人就把兩張紙條都送到我們的席上來。我們依次傳觀着。第一張上的字跡比

較好一點，是「黃旭貞」三個端端正正的字。另一張是那個十六歲的小姑娘寫的，她的姓名是「李盼好。」

雖然這兩個姑娘會寫自己的姓名，結果依舊是各人拿了兩毫銀角走了。走出樓房門口，她們也回轉身給我們行禮。

三 客人們繼續笑着談話，他們說他們的這舉動大半是爲了給我找小說材料。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他們都是專門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平日對於文學完全沒有興趣。他們只知道我常常寫小說，却不會讀過我的作品，即使有機會讀到他們，也未必會讚美牠。我自然感激他們。但他們完全不了解我。我的心裏沒有一點快樂。方纔所見到的一切似乎投了一塊石頭在我的心上。我不敢想像那三個女子離開這樓房時行禮的一瞬間的心情。也許她們已經習慣了這些事情，不會有一點感動了。

在這樣的環境中訓練出來的姨太太將是怎樣的一種人呢？這樣的一個問題在我的腦裏發生了。然而朋友們却熱鬧地談論着「放白鴿」的事情，以爲這種做姨太太的女人心地都是很壞的。

自然買賣人口並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我知道牠也是我們的畸形的社會制度的一個產物。我的眼睛並不是盲的。每天每天在各個地方都有許多被稱爲女人的生產物被人們當作

商品來買賣着。

我的祖父買過姨太太，我的叔父買過姨太太，我的舅父也買過姨太太，我的一些堂弟兄還準備着來模倣他們的長輩。關於這事情我知道得很多，很多。但是公開的在公衆的場所把女人當作一件商品來招攬主顧，展示給人們看，當面講價錢（而且據說在講定身價付了定錢以後還要由主顧把她的全身仔細檢驗一遍）這在我還是第一次看見的。對於這事情我不能夠沒有一點憤怒。

據說法律是禁止買賣人口，禁止蓄婢妾的。但是事實上恰與這相反。我並不主張向法律要求公道。我知道法律這東西永遠是被特權階級利用來掩飾他們的一切罪惡行爲的。牠沒有一個時候會保護那些被踐踏被侮辱的人的身上！

你  
我

朱自清

現在受過新式教育的人，見了無論生熟朋友，往往喜歡你我相稱。這不是舊來的習慣而是外國語與翻譯品的影響。這風氣並未十分通行；一般社會還不願意採納這種辦法——所謂粗人一向你呀我的，却當別論。有一位中等學校校長告訴人，一個舊學生去看他，左一個「你」，右一個「你」，彷彿用指頭點着他鼻子，真有些受不了。在他想，只有長輩該稱他「你」，只有太太和老朋友配稱他「你。」够不上這個份兒，也來「你」呀「你」的，倒像對當差老媽子說話一般，豈不可惱！可不是，從前小說裏「弟兄相呼，你我相稱」，也得够上那份兒交情才成。而俗語說的「你我不錯」，「你我還這樣那樣」，也是託熟的口氣，指出彼此的依賴與信任。

同輩你我相稱，言下只有你我兩個，旁若無人；雖然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視他們的，指他們的，管不着。楊震在你我相對的時候，會想到你我之外的「天知地知」，真是一個玄遠的託辭，虧他想得出。常人說話稱你我，却只是你說給我，我說給你；別人聽見也罷，不聽見也罷，反正說話的一點兒沒有想着他們那些不相干的。自然也有時候「取瑟而歌」

，也有時候「指桑罵槐」，但那是話外的話或話裏的話，論口氣却只對着那一個「你」，這麼着，一說你我，你我便從一羣人裏除外，單獨地相對着。離羣是可怕又可憐的，只要想想大野裏的獨行，黑夜裏的獨處就明白。你我既甘心離羣，彼此便非常難解分不可；否則豈不要吃虧？難解難分就是親熱；骨肉是親熱，結交也是個親熱，所以說只有長輩該稱「你」，只有太太和老朋友配稱「你」。你我相稱者，你我相親而已。然而我們對家裏當差老媽子也稱「你」，對街上的洋車夫也稱「你」，却不是一個味兒。古來以「爾汝」爲輕賤之稱。就指的這一類。但輕賤與親熱有時候也難分，譬如叫孩子爲「狗兒」，叫情人爲「心肝」，明明將人比物，却正是親熱之至。而長輩稱晚輩爲「你」，也夾雜着這兩種味道；那些親誼疏遠的稱「你」，有時候簡直毫無親熱的意思，只顯得輩分高罷了。大概輕賤與親熱有一點相同；就是，都可以隨隨便便，甚至於動手動腳。

生人相見不稱「你」。通稱是「先生」，有帶姓不帶姓之分；不帶姓好像來者是自己老師，特別客氣，用得少些。北平人稱「某爺」，「某幾爺」，如「馮爺」，「吳二爺」，也是通稱，可比「某先生」親熱些。但不能單稱「爺」，與「先生」不同。「先生」原是老師，「爺」却是「父親」；人爲師猶之可，尊人爲父未免吃虧太甚。至於「老爺」，多一個「老」字，就不會與父親相混，所以僕役用以單稱他的主人，舊式太太用以單稱她的丈夫。女的通稱「小姐」，



「太太」，「師母」，却都得帶姓；「太太」，「師母」更其如此。因為單稱「太太」，自己似乎就是老爺，單稱「師母」，自己似乎就是門生，所以非帶姓不可。「太太」是北方的通稱，南方人却嫌官僚氣；「師母」是南方的通稱，北方人却嫌頭巾氣。女人麻煩多，真是無法奈何。比「先生」親近些是「某某先生」，「某某兄」，「某某」是號或名字；稱「兄」取其彷彿一家人。再進一步就以號相稱，同時也可稱「你」。在正式的聚會裏，有時候得稱職銜，如「張部長」，「王經理」；也可以不帶姓，和「先生」一樣；偶爾還得加上一個「貴」字，如「貴公使」。下屬對上司也得稱職銜。但像科員等小脚色却不便稱銜，只好屈居在「先生」一輩裏。

僕役對主人稱「老爺」，「太太」，或「先生」，「師母」；與同輩分別的，一律不帶姓。他們在同一時期內大概只有一個老爺，太太，或先生，師母，是他們衣食的靠山；不帶姓正所以表示只有這一對兒才是他們的主人。對於主人的客，却得一律帶姓；即便主人的本家，也得帶上號碼兒，如「三老爺」，「五太太」。——大家庭用的人或兩家合用的人例外。「先生」本可不帶姓，「老爺」本是下對上的稱呼，也常不帶姓；女僕稱「老爺」，雖和舊式太太稱丈夫一樣，但身分聲調既然各別，也就不要緊。僕役稱「師母」，決無門生之嫌，不怕尊敬過分；女僕稱「太太」，毫無疑義，男僕稱「太太」，與女僕稱「老爺」同例。晚輩稱長輩，有「爸爸」，「媽媽」，「伯伯」，「叔叔」等稱。自家人和近親不帶姓，但有時候帶號碼兒；

遠親和父執，母執，都帶姓；乾親帶「乾」字，如「乾娘」；父親的盟兄弟，母親的盟姊妹，有些人也以自家人論。

這種稱呼，按劉半農先生說，是「名詞替代代詞」，但也可說是他稱替代對稱。不稱「你」而稱「某先生」，是將分明對面的你變成一個別人；於是乎對你說的話，都不過是關於「他」的。這麼着，你我間就有了適當的距離，彼此好提防着；生人間說話提防着些，沒有錯兒。再則一般人都可以稱你「某先生」，我也跟着稱「某先生」，正見得和他們一塊兒，並沒有單獨挨近你身邊去。所以「某先生」一來，就對面無你，旁邊有人。這種替代法的效用，因所代的他稱廣狹而轉移。譬如「某先生」，誰對誰都可稱，用以代「你」，是十分「敬而遠之」；又如「某部長」，只是僚屬對同官與長官之稱，「老爺」只是僕役對主人之稱，敬意過於前者，遠意却不及；至於「爸爸」「媽媽」，只是弟兄姊妹對父母的稱，不似前幾個名字可以移用在別人身上，所以雖不用「你」，還覺得親熱，但敬遠的意味總免不了有一些；在老人家前頭要像在太太或老朋友前頭那麼自由自在，到底還是辦不到的。

北地話裏有個「您」字，是「你」的尊稱，不論親疏貴賤全可用，方便之至。這個字比那拐彎抹角的替代法乾脆多了，只是南方人聽不進去，他們覺得和「你」也差不多。這個字本是閉口音，指衆數；「你們」兩字就從此出。南方人多用「你們」代「你」。用衆數表尊稱，

原是語言常例。指的既非一個，你旁邊便彷彿還有些別人和你親近的，與說話的相對着；說話的天然不敢侵犯你，也不敢妄想親近你。這也還是個「敬而遠之」。湖北人尊稱人爲「你家」，「家」字也表衆數，如「人家」「大家」可見。

此外還有個方便的法子，就是利用呼位，將他稱與對稱拉在一塊兒。說話的時候先叫聲「某先生」或別的，接着再說「你怎樣怎樣」；這麼着好像「你」字兒都是對你以外的「某先生」說的，你自己就不會覺得唐突了。這個辦法上下一律通行。在上海，有些不三不四的人間路，常叫一聲「朋友」，再說「你」；北平老媽子彼此說話，也常叫聲「某姐」，再「你」下去——她們覺得這麼稱呼倒比說「您」親熱些。但若說「這是兄弟你的事」「這是他爸爸你的責任」，「兄弟」「你」「他爸爸」「你」簡直連成一串兒，與用呼位的大不一樣。這種口氣只能用於親近的人。第一例的他稱意在加重全句的力量，表示雖與你親如弟兄，這件事却得你自己辦，不能推給別人。第二例因「他」而及「你」，用他稱意在提醒你的身分，也是加重那個句子；好像說我雖親近，這件事却該由做他爸爸的你，而不由做自己的朋友的你負責任；所以也不能推給別人。又有對稱在前他稱在後的。但除了「你先生」「你老兄」還是敬遠之意以外，別的如「你太太」「你小姐」「你張三」「你這個人」「你這傢伙」「你這位先生」「你這該死的」「你這沒良心的東西」，却都是些親口埋怨或破口大罵的話。「你先生」「你老兄」的

## 名 家 散 文 選

「你」不重讀，別的「你」都是重讀的。「你張三」直呼姓名，好像聽話的是個遠哉遙邈的生人，因為只有毫無關係的人，才能直呼姓名；可是加上「你」字，却變了親熱與輕賤兩可之間。近指形容詞「這」，加上量詞「個」成爲「這個」，都兼指人與物；說「這個人」和說「這個碟子」，一樣地帶些無視的神氣在指點着。加上「該死的」「沒良心的」「傢伙」「東西」，無視的神氣更足。只有「你這位先生」稍稍客氣些；不但因爲那「先生」，並且因爲那量詞「位」字。「位」指「地位」，用以稱人，指那有某種地位的，就與常人有別。至於「你老」「你老人家」，「老人家」是衆數，「老」是敬辭——老人常受人尊重。但「你老」用得少些。

最後還有省去對稱的辦法，却並不如文法書裏所說，只限於祈使語氣，也不限於偶然的問答語，如「去嗎？」「不去。」有人會遇見一位頗有名望的省議會議長，隨意談天兒。那議長的說話老是這樣的：

去過北京嗎？

在那兒住？

覺得北京怎麼樣？

幾時回來的？

始終沒有用一個對稱，也沒有用一個呼位的他稱，彷彿說到一個不知是誰的人。那聽

話的覺得自己沒有了，只看見儼然的議長。可是偶然要敷衍一兩句話，而忘了對面人的姓，單稱「先生」又覺不值得的時候，這麼却也可以救眼前的急。

生人相見不多稱「我」。但是單稱「我」只不過傲慢，彷彿有點兒瞧不起人，却沒有那過分親熱的味兒，與稱你我的時候不一樣。所以自稱比對稱麻煩少些。若是不隨便稱「你」，「我」字儘可麻麻糊糊通用；不過要小心聲調與姿態，別顯出拍胸脯指鼻尖的神兒。若是還要謹慎些，在北方可以說「咱」，說「俺」，在南方可以說「我們」；「咱」和「俺」原來也都是閉口音，與「我們」同是衆數。有稱用衆數，表示聽話的也在內，「我」說話，像是你和我或你我他聯合宣言；這麼着，我的責任就有人分擔，誰也不能說我自以為是了。也有說「自己」的，如「只怪自己不好」，「自己沒主意，怨誰！」但同樣的句子用來指你我也成。至於說「我自己」，那却是加重的語氣，與這個不同。又有說「某人」「某某人」的，如張三說，「他們老疑心這是某人做的，其實我一點也不知道。」這個「某人」就是張三，但得隨手用「我」字點明。若說「張某人豈是那樣的人」！却容易明白。又有說「人」「別人」「人家」「別人家」的，如「這可叫人怎麼辦？」也不管人家死活。「指你我也成。這些都是用他稱（單數與衆數）替代自稱，將自己說成別人；但都不是明確的替代，要靠上下文，加上聲調姿態，才能顯出作用，不像替代對稱那樣。而其中如「自己」「某人」，能替代「我」的時候也不多，可見

稱在我的關係多，在人的關係少，老老實實用「我」字也無妨；所以歷來並不十分費心思去找替代的名詞。

演說稱「兄弟」「鄙人」「個人」或自己名字，會議稱「本席」，也是他稱替代自稱，却一聽就明白。因為這幾個名詞，除「兄弟」代「我」，平常談話裏還偶然用得着之外，別的差不多都已成了向公衆說話專用的自稱。「兄弟」「鄙人」全是謙詞，「兄弟」親熱些；「個人」就是「自己」；稱名字不帶姓。好像對尊長說話。——稱名字的還有僕役與幼兒。僕役稱名字兼帶姓，如「張順不敢」。幼兒自稱乳名，却因為自我觀念還未十分發達，聽見人家稱自己乳名，也就如法炮製。可教大人聽着樂，爲的是「像煞有介事。」——「本席」指「本席的人」，原來也該是謙稱；但以此自稱的人往往有一種訛訛然的聲調姿態，所以反覺得傲慢了。這大約是「本」字作怪。從「本總司令」到「本縣長」，雖也是以他稱替代自稱，可都是誥誡下屬的口氣，意在顯出自己的身分，讓他們知所敬畏。這種自稱用的機會却不多。對同輩也偶然有要自稱職銜的時候，可不用「本」字而用「敝」字。但「司令」可「敝」，「縣長」可「敝」，「人」却「敝」不得；「敝人」是涼薄之人，自己罵得未免太苦了些。同輩間也可用「本」字，是在開玩笑的當兒，如「本科員」「本書記」「本教員」，取其氣昂昂的，有俯視一切的樣子。他稱比「我」更顯得傲慢的還有。如「老子」「咱老子」「大爺我」「我某幾爺」「我某某某」。

老子本非同輩相稱之詞，雖然加上衆數的「咱」，似乎只是壯聲威，並不爲的分責任。「大爺」「某幾爺」也都是尊稱，加在「我」上，是增加「我」的氣體的。對同輩自稱姓名，表示自己完全是做無關係的陌生人；本不如此，偏取了如此態度，將聽話的遠遠地推開去，再加上「我」，更是神氣。這些「我」字都是重讀的。但除了「我某某」，那幾個別的稱呼大概是丘八流氓用得最多。他稱也有比「我」顯得親熱的。如對兒女自稱「爸爸」「媽」，說「爸爸疼你」「媽在這兒，別害怕。」對他們稱「我」的太多了，對他們稱「爸爸」「媽」的却只有兩個人；他們最親熱的兩個人。所以他們聽起來，「爸爸」「媽」比「我」鮮明得多。幼兒更是這樣；他們既然還不甚懂得什麼是「我」，用「爸爸」「媽」就更鮮明些。聽了這兩個名字，不用捉摸，立刻知道是誰而得着安慰；特別在他們正專心一件事或者快要睡覺的時候。若加上「你」，說「你爸爸」「你媽」，沒有「我」，只有「你的」，讓大些的孩子聽了，親熱的意味更多。對同輩自稱「老某」，如「老張」，或「兄弟我」，如「交給兄弟我辦罷，沒錯兒」，也是親熱的口氣。「老某」本是稱人之詞。單稱姓，表示彼此非常之熟，一提到姓就會想起你，再不用別的；同姓的雖然無數，而提到這一姓，却偏偏只想起你。「老」字本是敬辭，但平常說笑慣了的人，忽然敬他一下，只是驚他以取樂罷了；姓上加「老」字。原來怕不過是個玩笑，正和「你老先生」「你老人家」有時候用作滑稽的敬語一樣。日子久了，不覺得，反變成「熟

得很」的意思。於是自稱「老張」，就是「你熟得很的張」，不用說，頂親熱的。「我」在「兄弟」之下，指的是做兄弟的「我」，當然比平常的「我」客氣些；但既有他稱，還用自稱，特別着重那個「我」，多少免不了自負的味兒。這個「我」字也是重讀的。用「兄弟我」的也以江湖氣的人爲多。自稱常可省去；或因敘述的方便，或因答語的方便，或因避免那傲慢的字。

「他」字也須因人而施，不能隨便使用。先得看「他」在不在旁邊兒；還得看「他」與說話的和聽話的關係如何——是長輩，同輩，晚輩，還是不相干的，不相識的？北平有個「他」字，用以指在旁邊的別人與不在旁邊的尊長；別人既在旁邊聽着，用個敬詞，自然合式些。這個字本來也是閉口音，與「您」字同是衆數，是「他們」所從出。是不常聽見人說；常說的還是「某先生」。也有稱職銜，行業，身分，行次，姓名號的。「他」和「你」「我」情形不同，在旁邊的還可指認，不在旁邊的必得有個前詞才明白。前詞也不外乎這五樣兒。職銜如「部長」「經理」。行業如店主叫「掌櫃的」，手藝人叫「某師傅」，是通稱；做衣服的叫「裁縫」做飯的叫「廚子」，是特稱。身分如妻稱夫爲「六斤的爸爸」，洋車夫稱坐車人爲「坐兒」，主人稱女僕爲「張媽」，「李嫂。」——「媽」「嫂」「師傅」都是尊長之稱，却用於既非尊長，又非同輩的人。也許稱「張媽」是借用自己孩子們的口氣，稱「師傅」是借用他徒弟的口氣，



只有稱「嫂」才是自己的口氣，用意都是要親熱些。借用別人口氣表示親熱的，如媳婦跟着她孩子稱婆婆爲「奶奶」，自己矮下一輩兒，又如跟着熟朋友用同樣的稱呼稱他親戚，如「舅母」「外婆」等，自己走近一步兒；只有「爸爸」「媽」，假借得極少。對於地位同的既如此假借，對於地位低的當然更可隨便些；反正誰也明白，這些不過說得好聽罷了。——行次如稱朋友或兒女用「老大」「老二」；稱男僕也常用「張二」「李三」。稱號在親子間，夫婦間朋友間最多；近親與師長也常這麼稱。稱姓名往往是不相干的人。有一回政府不讓報上直稱當局姓名，說應該稱銜帶姓，想來就是恨這個不相干的勁兒。又有指點似地說「這個人」「那個人」的，本是疏遠或輕賤之稱。可是有時候不願，不便，或不好意思說出一個人的身分或姓名，也用「那個人」；這裏頭却有很親熱的，如要好的男人或女人，都可稱「那個人」。至於「這東西」「這傢伙」，「那小子」，是更進一步；憂憎同辭，只看怎麼說出。又有用泛稱的，如「別怪人」「別怪人家」「一個人別太不知足」「人到底是人。」但既是泛稱，指你我也未嘗不可。又有用虛稱的，如「他說某人不好；某人不好」；「某人」雖確有其人，却不定是誰，而兩個「某人」所指也非一人。還有「有人」就是「或人」。用這個稱呼有四稱意思：一是不知其人，如「聽說有人譯這本書」。二是知其人而不願明言，如「有人說你的閒話」，三是知其人而不屑明言！如「有人在一家報紙上罵我。」四是其人或他的關係人就在一旁，故意

「使子聞之」，如「有人不樂意，我知道」。「我知道，有人恨我，我不怕」。第二例簡直是挑戰的態度了。又有前詞與「他」字連文的，如「你爸爸他辛苦了一輩子，真是何苦來？」是加重的語氣。

親近的及不在旁邊的人才用「他」字；但這個字可帶有指點的神兒，彷彿說到的就在眼前一樣。自然有些古怪，在眼前的儘管用「他」或別的向遠處推；不在的却又向近處拉。其實推是爲說到的人聽着痛快；他既在一旁，聽話的當然看得親切，口頭上雖向遠處推無妨，拉却是爲聽話人聽着親切，讓他聽而如見。因此「他」字雖指你我以外的別人，也有親熱與輕賤兩種情調，並不含含糊糊地「等量齊觀」最親熱的「他」，用不着前詞；如流行甚廣的「看見她」歌謠裏的「她」字——一個多情義的「她」字。這還是在眼前的。新婚少婦談到不在眼前的丈夫，也往往沒頭沒腦地說「他如何如何」，一面還紅着臉兒。但如「管他，你走你的好了。」他——他只比死人多口氣」，就是輕賤的「他」了。不過這稱輕賤的神兒若「他」不在一旁却只能從上下文看出；不像說「你」的時候永遠可以從聽話的一邊直接看出。「他」字除人以外，也能用在別的生物及無生物身上；但只在孩子們的話裏如此。指貓指狗用「他」是常事；指桌椅指樹木也有用「他」的時候。譬如孩子讓椅子絆了一交，哇的哭了；大人可以將椅子打一下，「別哭。是他不好。我打他。」孩子真會相信，回瞋作喜，甚至於

也捏着小拳頭幫着捶兩下。孩子想着甚麼都是活的，所以隨隨便便地「他」呀「他」的，大人可就不成。大人說「他」，十回九回指人；別的只稱名字，或說「這個」「那個」「這東西」「這件事」「那種道理」。但也有例外，像「聽他去罷」「管他成不成，我就是這麼辦。」這種「他」有時候指事不指人。還有個「彼」字，口語裏已廢而不用，除了說「不分彼此」「彼此都是一樣」。這個「彼」字不是「他」而是與「這個」相對的「那個」，已經在「人稱」之外。「他」字不能省略，一省就與你我相混；只除了在直截的答語裏。

代詞的三稱都可用名詞替代，三稱的單數都可用衆數替代，作用是「敬而遠之」。但三稱還可互代。如「大難臨頭，不分你我」「他們你看我，我看你，一句話不說」，「你」「我」就是「彼」「此」。又如「此公人棄我取」，「我」是「自己」。又如論別人，「其實你去不去與人無干，我們只是盡朋友之道罷了。」「你」實指「他」而言。因為要說得活靈活現，才將三人間變爲二人間，讓聽話的更覺得親切些。意思既指別人，所以直呼「你」「我」，無需避忌。這都自稱對稱替代他稱。又如自己責備自己說，「咳，你真糊塗」！這是化一身爲兩人。又如批評別人，「憑你說乾了嘴唇皮，他聽你一句才怪！」「你」就是「我」，是讓你設身處地替自己想。又如「你只管不動聲色地幹下去，他們知道我怎麼辦？」「我」就是「你」；是自己設身處地替對面人想。這都是着急的口氣；我的事要你設想，讓你同情我；你的事我代設

想，讓你親信我。可不一定親熱，只在說話當時見得彼此十二分關切就是了。只有「他」字，却不能替代「你」「我」，因為那麼着反把話說遠了。

衆數指的是一人與一人，一人與衆人，或衆人與衆人，彼此間距離本遠，避忌較少。

但是也有分別；名詞替代，還用得着。如「各位」「諸位」「諸位先生」，都是「你們」的敬詞；「各位」是逐指，雖非衆數而作用相同。代詞名詞連文，也用得着。如「你們這些人」「你們這班東西」輕重不一樣，却都是責備的口吻。又如發牢騷的時候不說「我們」而說「這些人」「我們這些人」，表示多多少少，是與衆不同的人。但替代「我們」的名詞似乎沒有。又如

散 文 選

不說「他們」而說「人家」「那些位」「這班東西」「那班東西」或「他們這些人」。三稱衆數的對峙，不像單數那樣明白的鼎足而三。「我們」「你們」「他們」相對的時候並不多：說「我們」，常只與「你們」；「他們」二者之一相對着。這兒的「你們」包括「他們」，「他們」也包括「你們」；

47

所以說「我們」的時候，實在只有兩邊兒。所謂「你們」，有時候不必全在對面，只是與對面的在某些點上相似的人；所謂「我們」，也不一定全在身旁，只是與說話的在某些點上相似的人。所以「你們」「我們」之中，都有「他們」在內。「他們」之近於「你們」的，就收編在「你們」裏；「他們」之近於「我們」的，就收編在「我們」裏；於是「他們」就沒有了。「我們」與「你們」也有相似的時候，「我們」可以包括「你們」，「你們」就沒有了；只剩下「他們」和「我們」

相對着。演說的時候，對聽衆可以說「你們」，也可以說「我們」。「說「你們」顯得自己高出他們之上，在教訓着；說「我們」，自己就只在他們之中，在彼此勉勵着。聽衆無疑地是願意聽「我們」的。只有「我們」，永遠存在。不會讓人家收編了去；因爲沒有「我們」，就沒有了說話的人。「我們」包羅最廣，可以指全人類，而與一切生物無生物對待着。「你們」「他們」都只能指人類的一部分；而「他們」除了特別情形，只能指不在眼前的人，所以更狹窄些。

北平自稱的衆數有「咱們」「我們」兩個。第一個發見這兩個自稱的分別的是趙元任先生。他在阿麗思漫游奇境記的凡例裏說。

「咱們」是對他們說的，聽話的人也在內的。

「我們」是對你們或他們說的，聽話的人不在內的。

趙先生的意思也許說，「我們」是對你們或「你們和」他們說的。這麼着「咱們」就收編了「你們」，「我們」就收編了「他們」——不能收編的時候，「我們」就與「你們」「他們」成鼎足之勢。這個分別並非必需，但有了也好玩兒；因爲說「咱們」親熱些，說「我們」疏遠些，又多一個花樣。北平還有個「倆」字，只指兩個，「咱們倆」「你們倆」「他們倆」，無非顯得兩個人更親熱些；不帶「們」字也成。還有「大家」是同輩相稱或上稱下之詞，可用在「我們」

「你們」「他們」之下。單用是所有相關的人都在內；加「我們」拉得近些，加「你們」推得遠些，加「他們」更遠些。至於「諸位大家」，當然是個笑話。

代詞三稱的領位，也不能隨隨便便的。生人間還是得用替代，如稱自己丈夫爲「我們老爺」，稱朋友夫人爲「你們太太」，稱別人父親爲「某先生的父親」。但向來還有一種簡便的尊稱與謙稱，如「令尊」「令堂」「尊夫人」「令弟」「令郎」，以及「家父」「家母」「內人」「舍弟」「小兒」等等。「令」字用得最廣，不拘那一輩兒都加得上，「尊」字太重，用處就少；「家」字只用於長輩同輩，「舍」字，「小」字只用於晚輩。熟人也有用通稱而省去領位的，如自稱父母爲「老人家」，——長輩對晚輩說他父母，也這麼稱——稱朋友家裏人爲「老太爺」「老太太」「太太」「太太」「少爺」「小姐」；可是沒有稱人家丈夫爲「老爺」或「先生」的，只能稱「某先生」「你們先生」。此外有稱「老伯」「伯母」「令夫人」的，爲的親熱些；所省去的却非「你的」而是「我的」。更熟的人可稱「我父親」「我弟弟」「你學生」「你姑娘」，却並不大用「的」字。

「我的」往往只用於呼位，如「我的媽呀！」「我的兒呀！」「我的天呀！」「被領位若不是人而是事物，却可隨便些。「的」字還用於獨用的領位，如「你的就是我的。」「去他的。」「領位有了「的」字，顯得特別親熱似的。也許「的」字是齊齒音，聽了覺得挨擠着，緊縮着，才有此感。平常領位，所領的若是人，而也用「的」字，就好像有些過火：「我的朋友」差不多成了一

句嘲諷的話，一半怕就是爲了那個「的」字。衆數的領位也少用「的」字。其實真正衆數的領位用的機會也少；用的大多是替代單數的。「我家」「你家」「他家」有時候也可當衆數的領位用，如「你家孩子真懂事」「你家廚子走了」「我家運氣不好。」北平還有一種特別稱呼，也是關於自稱領位的。譬如女的向人說，「你兄弟這樣長那樣短」，「你兄弟」却是姊丈夫；男的向人說，「你姪兒這樣短，那樣長」，「你姪兒」却是他兒子。這也算對稱替代自稱可是大規模的；用意可以說是「敬而近之。」因爲「近」，才直稱「你」。「被領位若是事物，領位除可用替代外，也有用「尊」字的，如「尊行」「行次」「尊寓」，但少極；帶滑稽味而上「尊」號的却多，如「尊口」「尊鬚」「尊靴」「尊帽」之類。

外國的影響引我們抄近路，只用「你」「我」「他」「我們」「你們」「他們」，倒也是乾脆的辦法；好在聲調姿態變化是無窮的。「他」分爲三，在紙上也還有用，口頭上却用不着；讀「她」爲「一」，「它」或「牠」爲「去」，大可不必，也行不開去。「它」或「牠」用得也太洋味兒，真彆扭，有些實在可用「這個」「那個」。再說代詞用得太多，好些重複是不必要的；而領位「的」字也用得太濫點兒。

（暑中看馬氏文通，楊遇夫先生高等國文法，劉半農先生中國文法講話，胡適之先生文存裏的爾汝篇，對於人稱代名詞有些不成系統的意見，略加整理，寫成此

篇。但所論只現代口語所用爲限，作文寫信用的，以及念古書時所遇見的，都不在內。）



## 自 己

昌 羣

自己從來不會寫過一篇什麼文藝作品，而有時偏偏喜歡東翻西翻，瞎三話四的談着；自己總想造成一個冷靜的頭腦，却動輒弄出情感的行爲，事件因此非常糟糕，過了後，這勞什子冷靜的頭腦又感到苦悶。自從懂得些世故，這矛盾越發在心裏作怪，把人弄的越糊塗了。朋友對於這個，都擺着一副聰明的架子，拿一番大道理來告訴，無奈這心思至今——恐怕永遠不能釋然，岔子更出得利害了。

「管他的，率性而行」。自己常常這樣排解，朋友也有這樣說的，有時也像煞大徹大悟了；畢竟這人根器淺薄，不能坐在菩提樹下，就此成證果。

是的，「有真切的見解，才有精明的行爲」，這話，我很承認，你看，咱們這個社會裏，那個不抱有他的真切的見解呢？他們很真切的知道玩世，知道利己，知道擺架子，知道「拉羣衆」，然後你又看，他們的行爲够多麼精明！沒有這樣真切的見解的人是糊塗，苦悶嗎？活該！大概在這年頭，糊塗人縱有他真切的見解，絕不容有精明的行爲的。

如是我聞：人生是矛盾的。那末，要如何在中間求一個矛盾的統一，也是糊塗人才會

這樣去妄想的。假如非絕頂的糊塗人，便永遠陷於這人生的矛盾中了。你如果「不修仙，不佞佛，不學栖栖孔子，如此只如此」。自以為超脫了麼？其實並不會打出矛盾的掌心，而另一方面已被社會的狂流衝倒了。

因爲不是天才，不敢率性而行，又不能如聖賢們的循規蹈矩，平凡的人只走平凡的路。在路上偶爾遇到風恬月朗的時候，也不免流連光景，陶然有喜色，遇到暴風雨的時候，也會想用理知去尋些辦法，終究苦難不能解脫，而魔障更深了。

警方說對朋友吧，似乎比別的還難。同自己的女人拌了嘴，儘可打一架了事，而對朋友只在這默默的否認中，彼此的距離便遠去千里了。人到底是社會的動物，不能如沙上的白鷗，雲間的野鶴遺羣而獨立，絕世如陶淵明猶「開徑望三益」。人生找飯噉容易，交朋友真難，——這是我近來發現的兩句格言，——儘有「相識滿天下」，而沒有一個朋友的人。

近來常覺得用一腔熱忱如對愛人般的傾注朋友，回頭準會感到如失戀後的悲哀；用一副清冷如水般淡的理知的心腸吧，可是，果如水的淡，那是什麼味兒呢？大概折衷於二者之間，不即不離的是最聰明的辦法，然而，這却是一種技術，是專門以上的技術。自己不是「天才」，芽根兒缺少這套智慧。萬不相對待朋友也起一種「患得患失」的心情，自覺太慚愧了，太扭捏了。太狹促了。

在人生的旅途上，如火車疾馳，窗外雲烟過眼瞬息消逝，茫茫人海中相與接觸的人，也不過眼前的雲烟而已。「少年磨劍，五陵接客」，原沒有這樣的豪氣，自己略能知道自己的：這骨子裏充滿狷介懸直的性情，雖則不是詩人，却時時受着詩境裏孤獨性的暗示，朋友本來就不多，被這孤獨性的分離力播弄的更少了。「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雖然還不會老到這般模樣，而「只今餘幾」，却有同感。

三 通 小 叢 書

近來頗像耗子鑽牛角，明知四圍黑漆，前面是「此路不通」，但總想尋出條小小的徑兒來；興致愈加枯寂如老僧禪定，同時也愈加尖銳化了。在這紙樣薄的社會層的平面上。這尖銳的心端所接觸的交點更小了。就連「只今餘幾」的三五朋友，也一天天疏淡起來。

朋友相隔遼遠，久不通音問，照例便疏闊了，這中間便漸漸會起上一層不分明輕輕薄霧，彼此都以爲相忘而不相關了。對於這些，有時心地便浮上一層無名的內疚，無法分解：想到好友的情誼，祇有辜負而沒有還答的，便不覺赧然自慚，耳根上烘烘地襲來一陣紅潮，那時只切望怎樣能不用語言文字而使遙遙千里的朋友會解此心，黯然吟着「詞賦而今須少作，但留取心魂相守」，生平只願得到三五好友同會此意。也就足以自慰了。

## 我的學化學的朋友

茅盾

前年冬天，偶然碰到了闊別十年的老朋友K。幾句寒暄以後，K就很感觸似的說：「這十年工夫，中國真變得快！」

「哦——」

名 家 散 文 選

我含糊應了一聲，心裏以爲K這「中國變得快」的議論大概是很用心看了幾天報紙的結果。他那時新回中國。他在外國十年，從沒看過中國報紙，——不，應該說他從來不看報，無論中外。他是研習化學的，試驗管和顯微鏡是他整個的生命，整個的世界！

K看了我一眼，慢慢地吸着「白金龍」，又慢慢地噴出烟來，然後慢慢地搖着頭，申述他的感想——或者可說是印象：

「船到楊樹浦，還不覺得什麼異樣；坐了接客小輪到銅人碼頭上岸，可就不同了！我出國的時候，這一帶還沒有七八層高的摩天樓。噯，我是說那座『沙遜房子』，可不是從前還沒有？——第二天，親戚世交都來了帖子請喫飯；看看那些酒館的店號，自然陌生，那馬路的名字倒還面熟，——X路，你記得的罷？民國九年，密司W逃婚逃到了上海，就住

在×路的一個旅館裏，你和我都去看望過她。那時候，我們都是青年，密司W的逃婚，我們是百分之百的擁護她——這些事，現在想來，我自己總要笑，但×馬路却永遠不能忘記了，在外國十年，只有這條馬路我記得明明白白！可是今回我就鬧了一個笑話。車夫拉到了×馬路，我還不知道；我看見車夫停下車來，我就板起面孔喊他：『怎麼半路裏停下來了？我是老上海，你不要亂敲竹槓！』……』

「哈哈哈哈哈！」

我忍不住大笑。

K也微微一笑，但是立刻又繃了眉頭，接下去——

「當真，上海許多馬路變到不認識了！後來，我一天一天怕出門了。回國已經半個月，今天還是第三次出門呢！」

「是不是怕像上次那樣鬧笑話？」

「不然！馬路換了樣，是小事。我覺得上海的人全都換了樣。尤其是上海的女人，當真我看不慣！」

聽得這麼說，我又說了。那時候上海女人的時裝是長旗袍外面套一件短大衣，細而長的假眉毛，和一頭蓬鬆鬆的長頭髮。這和K出國那時所見密司W她們的裝束顯然不同。我

自以為懂得K的心情了，他那時很看重密司W，不妨說，有幾分戀愛她；想來那時候的密司W的裝束也在K的心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罷？因此他覺得眼前的時裝女人都「看不慣」罷？可是看見K一臉嚴肅的勁道，我不好意思開玩笑，我只隨便回答着：

「噢，噢，那個——但是，K，你以為現在女人的時髦裝束不好看麼？」

「嘿！那里談得到好看不好看呢！簡直是怪！」

K突然好象生氣，大聲叫了起來。於是，覺着我有點吃驚，他又放低了聲浪，很悲哀似的接下去：

「老實告訴你，S，我覺得上海的女人簡直是怪東西。說她們是外國人罷，她們可實在是中國人；說她們是中國人呢，哼！不像！我所記得的中國女人不是這樣的！我不敢出來，就因為我看見了她們就感得不高興，我好像到了陌生的地方，到了一個特別的國度！」

我睜大了眼睛，驚異到說不出話來。我想不到這位埋頭在試驗管和顯微鏡裏的老朋友竟還有他個人的「哲學。」我看着K的臉，兩道濃眉毛的緊繃紋表示了這位化學者的朴質的心正被化學以外的一些事苦惱着。我覺得應該多說幾句話了，可是K又趕着先說道：

「譬如英國罷，——假使你要說譬如德國或法國，都一樣；從前我並沒有英國朋友，

也沒多見英國人，但是英國人，我能够了解他們。我讀過英國歷史，讀過英國人所作的一些小說，讀過關於英國民族性的書籍，所以我到了英國並不感到陌生，我知道那些面生的人們思想和性格——或者用我們從前一句老話，人生觀！現在上海可就不同了。上海這地方，就好像是一個新國度，歷史上從來沒有的；上海的男男女女就好像是一個新的人種，也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的。從前我住在上海，並沒有過這樣的感覺，這次久別重來，我就分明感到了，我回到了故鄉，可是我好像飄洋飄到了荒島，什麼都是異樣的，我所不能了解的！」

「一點也不錯，上海就是一個新國度。這個新國度，就是你出國後十年之內加速度造成的。你不看見租界和華界之間有許多鐵門麼？這就是『上海國』的界線！」

「唉！」

我的朋友嘆一口氣，手撐住了下巴，不作聲了。過了一會兒，他自言自語的說；

「真糟糕！我的家在上海的。光景非在這個『國度』裏做老百姓不可了，然而我是一個陌生人，這真糟糕！」

「但是，K，如果你住上半年，你就能够懂得上海人了。」

我的口氣，一點不帶玩笑，K似乎很感動。他望了我一眼，性急地問道：

「有這一類的書麼？最好是有書。你知道我是研究化學的，有機物或無機物，我都能夠分析化驗，但是碰到活活的人，我的拳手戲法就不中用了！我只能從書本子上去了解他們。」

「書是沒有的。不過有法子。你先去讀讀洋涇浜章程，研究研究租界裏的『華人教育』從前是怎樣的，現在是怎樣的；你還應該去考察考察上海有多少教堂，多少傳道所，你要去聽聽牧師的傳道；你要統計一下，上海有許多電影院，開映的是什麼影片；你還要留心讀讀上海出版的西字報和華字報：——這樣下去半年，你自然會懂得上海人了。」

「太難，太難！」

K 苦悶地搖着頭說。

「那麼還有一個辦法：你不要一頭鑽在試驗管和顯微鏡裏，你大着胆子到處跑跑，——上海女人的腥紅的嘴唇不會咬你一口的；你混上半年，就足够了，不過到了那時候，你自己也成了上海人，也許你依然不懂得上海人是怎樣一種『民族』，然而你一定不會覺得陌生！」

我說着又忍不住哈哈笑了。我知道我的這位老朋友的脾氣：第一條路他不肯走，第二條路他也不能走，他是一個「書毒頭！」（書馱子。）



K似乎也明白我的笑聲裏的意義，他的左手摸着下巴，愕然睜大了眼睛，接着又搖了搖頭，輕聲說：

「大概鄉下還是十年前的老樣子罷？我應該說上海變得快，不是全中國，對不對？」於是輪到我愕然張大了眼睛。我真料不到K還是十年前的老脾氣，抵死不看報紙，我拍着這位老朋友的肩膀，很誠懇地說：

「不錯，K，你到鄉下去住一下是很有益的！因為你那時就會知道鄉下有些地方，有些人，也是你陌生的！那時你就知道中國境內不但有『上海國』，還有許多別的國！」說到這裏！我的老婆走了進來，我不管K怎樣鼓起了眼睛發怔，一把拉他起來，要他「湊一個搭子」打四圈麻將再說。

## 作父親

豐子愷

樓窗下的街裏遠遠地傳來一片聲音：「啾啾，啾啾，……」漸近漸響起來。

一個孩子從算草簿中抬起頭來，張大眼睛傾聽一回，「小雞！小雞！」叫了起來。四個孩子同時放棄手中的筆，飛奔下樓，好像路上的一羣麻雀聽見了行人的腳步聲而飛去一般。

散 家 名  
我剛才扶起他們所帶倒的凳子，拾起桌子上滾下去的鉛筆，聽見大門口一片吶喊：「買小雞！買小雞！」其中又混着哭聲。連忙下樓一看，原來元草因為落伍而狂奔，在庭中跌了一交，跌痛了膝蓋不能再跑；恐怕小雞被哥哥姊姊們買完了，輪不着他，所以激烈地哭着。我扶了他走出大門口，看見一羣孩子正向一個挑着一担「啾啾啾啾」的人招呼，歡迎他走近來。元草立刻離開我，上前去加入團體，且跳且喊：「買小雞！買小雞！」淚珠跟了他的一跳一跳而從臉上滴到地上。

61  
孩子們見我出來，大家回轉身來包圍了我。「買小雞！買小雞！」的喊聲由命令的語氣變成了請願的語氣，喊得比前更響了。他們努力把這些音蓄入我的身中，希望牠們由我的

口上開出來。獨有元草直接拉住了担子的繩而狂喊。

我全無養小雞的興趣；且想起了以後的種種麻煩覺得可怕。但鄉居寂寥，絕對屏除外來的誘惑而強迫一羣孩子在看慣的幾間屋子裏隱居這一個星期日，似也有些殘忍。且讓這個「啾啾啾」來打破門庭的岑寂，當作長閑的春晝的一種點景吧。我就招呼挑担的，叫他把小雞給我們看看。

他停下担子，揭開前面的一籠。「啾啾啾」的聲音忽然放大。但見一個細網的下面，蠕動着無數可愛的小雞，好像許多活的雪球。五六個孩子蹲集在籠子的四周，一齊傾情地叫着「好來！好來！」一瞬間我的心也屏絕了思慮，而沒入在這些小動物的姿態的美中，體驗了孩子們對於小雞的熱愛的心情。許多小手伸入籠中，競指一隻純白的小雞，有的幾乎要隔網捉住了牠。挑担的忙把蓋子無情地冒上，「啾啾啾」的雪球和一羣「好來好來」的孩子，便隔着咫尺天涯了。孩子們悵望籠子的蓋，依附在我的身旁，有的伸手摸我的袋。我就向挑担的人說話：

「小雞賣幾錢一隻？」

「一塊洋錢四隻。」

「這樣小的，要賣二角半錢一隻？可以便宜些否？」

「便宜勿得，二角半錢最少了。」

他說過挑起担子就走。大的孩子脈脈含情地目送他，小的孩子拉住了我的衣襟而連叫「要買！要買！」挑担的，越走得快，他們喊得越響。我搖手止住孩子們的喊聲，再向挑担的問：

「二角半錢一隻賣不賣？給你六角錢買四隻吧！」

「沒有還價！」

他並不停步，但略微旋轉頭來說了這一句話。就趕緊向前面跑。「唸唸唸」的聲音漸漸地遠起來了。

元草的喊聲就變成哭聲。大的孩子鎖着眉頭，不絕地探望挑担者的背影，又忤視我的臉色。我用手掩住了元草的口，再向挑担人遠遠地招呼：

「二角大洋一隻，賣了吧！」

「沒有還價！」

他說着昂然地向前進行，悠長地叫出一聲「賣——小——雞——」，其背影就在街口的轉角上消失了。我這裏留着一個號啕大哭的孩子。

對門的大嫂子曾經從矮門上探頭出來看過小雞，這時候便拿着針線走出來倚在門上，

笑着勸慰哭的孩子說：

「不要哭！等一回兒還有担子挑來，我來叫你呢。」

她又笑向我說：

「這個賣小雞的想做好生意。他看見小孩子們哭着要買，越是不肯讓價了。昨天珊牆圈裏買的一角洋錢一隻，比剛才的還大一半呢！」

我對她答話了幾句，便拉着哭的孩子回進門來。別的孩子也懶洋洋地跟了進來。我原想爲長閑的春晝找些點景而走出門口的；不料討個沒趣，扶了一個哭着的孩子而回進來。庭中的楊柳正在駘蕩的春光中搖曳柔條，堂前的燕子正在安穩的新巢上低徊軟語。我們這個強硬的挑担者和痛哭的孩子，在這一片和平幸福的春景中很不調和啊！

關上大門，我一面爲元草揩拭眼淚，一面對孩子們說：

你們大家說，「好來好來」，「要買要買」，那人便不肯讓價了！

小的孩子聽不懂我的話，繼續啼噓着；大的孩子聽了我的話若有所思。我繼續撫慰他們：

「我們等一會再來買吧，隔壁大媽會喊我們的。但你們下次……」

我不說下去了。因爲下面的話是「看見好的嘴上不可說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說要。」倘

再進一步，就要變成「看見好的嘴上應該說不好，想要的嘴上應該說不要」了。在這一片天真爛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那裏容藏這樣教導孩子的一個父親呢？

## 山中雜記

鄭振鐸

## 蟬與紡織娘

你如果獨自坐在窗內，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來打擾你，一點鐘二點鐘的過去，嘴裏銜着一枝烟，躺在沙發上慢慢地噴着烟雲，看牠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末在這靜境之內，你便可聽到那牆角階前的鳴蟲的奏樂。

那鳴蟲的作響，真不是凡響；如果你曾聽見過曼杜令的低奏，你會聽見過一支洞簫在月下湖上獨吹着，你會聽見過紅樓重幔中透漏出來的絃管聲，你會聽見過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間流過，或你會倚在山閣上聽着颯颯的松風的足下拂過，那末，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鳴蟲之叫聲想像到一二了。

蟲之樂隊，因季候的關係，而頗有不同：夏天與秋令的蟲聲，便是截然的兩樣。蟬之聲是高曠的，享樂的，帶着自己滿足之意的；牠高高的棲在梧桐樹，或竹枝上，迎風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結婚歌，那是中世紀武士美人的大宴時的行吟詩人之歌。無論聽了那嘍……嘍……的曼長音，或嘍格……嘍格……的較短聲，都可以同樣受到

一種輕快的美感。秋蟲的鳴聲最複雜；但無論紡織娘的咕嚕，蟋蟀的唧唧，金鈴子的叮令，還有無數無數不可名狀的秋蟲之鳴聲，其音調之凄抑卻都是一樣的：他們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蘿露之曲。他們的歌聲，是如秋風之掃落葉，怨婦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遠而悽迷，低徊而愁腸百結。你如果是一個孤客，獨宿於荒郊逆旅，一盞熒熒的油燈，對着一張板床，一張木桌，一二張硬板橙，再一聽見四壁唧唧知知的蟲聲間作，那你今夜便不用再想穩穩當當的安睡了。什麼愁情、鄉思、以及人生之悲感，都會一串一串的從根兒勾引起來，在你心上翻來覆去，如白老鼠在戲籠中走輪盤一般，一上去便不再想下來憩息。……如果那一夜是一個月夜，天井裏統統是銀白色，枯禿的樹影，一根一條的很清朗的印在地上，那末你的感觸將更深了，那也許就是所謂悲秋。

秋蟲之聲，大概都在蟬之夏曲已告終之後出現，那正與氣候之寒暖相應。但我却有一次奇異的經驗；在無數的紡織娘之鳴聲已來了之後，却又聽得滿耳的蟬聲。我想我們的讀者中有這種經驗的人必是不多的。

我在山中，每天聽見的只有蟬聲，鳥聲還比不上。那時天氣是很熱，即在上山，也覺得並不涼爽。正午的時候，躺在廊前的籐榻上，要求一點的涼風，却見滿山的竹樹梢頭，一動也不動，看看足底下的花草也都靜靜的站着，似老僧入了定似的。風扇之類既得不到



，只好不斷的用手巾來拭汗，不斷的在搖揮那紙扇了。在這時候，往往有幾縷的蟬聲在檻外鳴奏着。閉了目，靜靜的聽了他們在忽高忽低，忽斷忽續，此唱彼和。彷彿是一大陣絕清的樂陣，在那裏奏着絕清幽的曲子，炎熱似乎也減少了，然後，朦朧的朦朧的睡去了，什麼都不覺得。良久，良久，清夢醒來時，却又是滿耳的蟬聲，山中的蟬真多！絕早的清晨，老媽子們和小孩子們常去抱着竹竿亂搖一陣而一隻二隻的蟬便要跟了朝露而落到地上了。每一個早晨，在我們滴翠軒的左近，至今是百隻以上的蟬是這樣的被捉，但蟬聲却並不減少。……

半個月過去了；有的時候，似乎蟬聲略少，第二天却又多了起來。雖然嘍……嘍……的不息的鳴着，却並不覺喧擾；所以大家都不討厭牠們。我却特別的愛聽牠們的歌唱，那樣的高曠清遠的調子，在什麼音樂會中可以聽得到！所以我每以蟬聲將絕爲慮，時時的干涉孩子們捕捉。

到了一夜，狂風大作，雨點如從水龍頭上噴出似的，向檻內廊上傾倒。第二天還不放晴。再過一天，晴了，天氣却很涼，蟬聲乃不再聽見了！全山上在鳴唱着的却換了一種咕嘎……咕嘎……的急促而淒楚的調子，那是紡織娘。

「秋天到了。」我這樣的說着，頗動了歸心。

再一天，紡織娘還是咕嘎咕嘎的唱着。

然而第三天早晨，當太陽晒得滿山時，蟬聲却又聽見了，且很不少。我初聽不信；噯……噯……噯格……噯格……那確是蟬聲！紡織娘之聲又潛踪了。

蟬回來了，跟牠回來的是炎夏。從箱中取出的棉衣又復放入箱中。下山之計遂又打消了。

誰曾於聽了紡織娘歌聲之後再聽了蟬之夏曲呢，這是我的一個有趣的經驗。

### 塔山公園

到塔山去的路，是很平坦的。由山後的一條很寬的泥路走去，後面的一帶風景全可看到。山石時時有人在丁丁找採，可見近來建造別墅的人一天天的多了，連山後也已有幾家住戶。

塔山公園的區域，並不很廣大，都是童山，雜植着極小的竹樹，只有膝蓋的一半高。還有不少雜草，大樹木却一株也沒有。將到亭時，山勢很高峭，兩面石碑，立在大門的左右，上敘這個公園的緣起，碑字已為風雨所侵而模糊不清，後面所署的年月，却是宣統二年（？）。據說，近幾年來，亭已漸圯。最近有一個什麼督辦，來山避暑，提倡重修，現在

正在動工。到了亭上，果有不少工匠在那裏工作，木料灰石，堆置得凌亂不堪。亭是很小的，四周的空地也不大，却放了四組的水門汀建造的椅桌，每組二椅一桌，以備遊人野餐之用。亭的中央，突然的隆起了一塊水門汀建的高丘，活像西湖西冷橋畔重建的小青墓。也許這也是當桌子用的，因為四周也是水門汀建的亭欄，可以給人坐。

三 再沒有比這個亭更粗陋而不諧和的建築物了，一點式樣也沒有，不知是什麼東西，亭不像亭，塔不像塔；中不是中，西不是西；又不是中西的台壁，簡直可以說是一無美感，一無知識者所設計的亭子。如果給工匠們自己隨意去設計，也許比這樣的式子更會好些。所謂公園者，所謂亭子者不過如此！然而這是我們中國人在莫干山所建築的唯一的公共場所。

虧得地勢占得還不壞。立在亭畔，四面可眺望得很遠。莫干山的諸峯，在此一一可以指點得出來。山下一畦一畦的田，如綠的繡氈一樣，一層一層，由高而低，非常的有秩序。足下的岡壟，或起或伏，或趨或聳！歷歷可指，有如在看一幅地勢實型圖。

太陽已經漸漸的向西沉下，我們當風而立，略略有些寒意。

那邊有烏雲起了，山與田都爲一層陰影所蔽，隱隱的似聞見一陣一陣的細密的雨聲。「雨也許要到這邊來了，我們走吧。」

這是第一次的到塔山。

第二次去是在一個絕早的早晨，人是獨自一個。

在山上，我們幾乎天天看太陽由東方出來。倚在滴翠軒廊前的紅欄干上，向東望着，我們便可以看到一道強光四射的金線，四面都是斑斕的彩雲托着，在那最遠的東方。漸漸的，雲漸融消了，血紅的血紅的太陽露出了一角，而樓前便有了太陽光。不到一刻，而朝陽已全個出的現於地平綫上了，比平常大，比平常紅，却是柔和的，新鮮的，不刺目的。對着了這個朝陽而深深的呼吸着，真要覺得生命是在進展，真要覺得活力是已重生。滿空的朝氣，滿腔的希望，滿腔的愉意，滿腔的躍躍欲試的工作力！

怪不得晨鳥是要那樣的對着朝陽宛轉的歌唱着。

常常的在廊前這樣的看日出。常常的移了椅子在陽光中；全個身子都浸沒在牠的新光中。

也許到塔山那個最高峯去看日出，更要好呢，泰山之觀日出不是一個最動人的景色麼？

71  
一天，絕早，天色還黑着，我便起身，胡亂的洗漱了一下，立刻起程到塔山。天剛剛有些亮，可以看見路。半個行人也沒有遇見。一路上急急的走着，屢次的回頭看，看太陽

已否升起。山後却是陰沉沉的。到了登上了塔山公園的長而多級的石階時，才看見山頭已有黃金色，東方是已經亮晶晶的。

風虎虎的吹着，似乎要從背後把你推送上山去。愈走得高風愈大，真有些覺得冷慄，雖然是在六月，且穿上了夾衣。

飛快的飛快的上山，到了絕頂時，立刻轉身向東望着，太陽却已經出來了，圓圓的紅的一個，與在前廊所見的一模一樣，眼界並不見得因更高而有所不同。

在金黃的柔光中浸溶了許久許久才回去，到家還不過八時。

## 片斷的紀錄

巴金

### 一

纔十點半鐘爲什麼四周就是這樣地靜！桌子上放着一隻表。我在夜間寫文章的時候，手邊總要放一隻表。我並不知道時間的早遲，我却想聽見一點聲音，那怕是單調的也好。不然我說不定會疑心自己已經死了。

選文散名家  
像我這樣的人會成爲所謂著作家，這事情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若論我的才分，我的性情，我的修養，我都不配做一個著作家。我是深知自己的。我是個極平凡的人。我本應該找個安分守己的事情來做，然而不知道怎樣，我開始寫了文章。我寫文章好像是順從一種衝動。我常常是不由自己地拿起筆寫。寫完就彷彿從一個噩夢中醒過來似的，覺得心上的重壓去掉了，身子輕鬆了許多。這時候我纔感到片刻的心的安靜。

73  
但這樣的安靜並不會繼續到多久。一篇文章剛送出去，第二篇又不得不開始寫了。好像那個推動我的力量就沒有一個時候肯把我放鬆過。我疲倦，但我却不能休息。好幾次我忍不住要發出一聲叫喊：饑了我罷。然而我並不會被饑怨過。

寫作漸漸變成了一種懲罰，一種苦刑。可是我的作品却一天天多了起來。起初看見一本新書出版，我自己也感到一種快樂。可是後來連這快樂也慢慢地消失了。有時候我甚至會憎厭我自己寫過的東西。

我常常希望我能够忘掉我自己寫的書，然而事實上却做不到。我只要在書桌前面坐下來，一提起筆，我就看見那許多書本堆在我面前，不，牠們是堆在我的心上的。牠們重重地壓着我的心，使我有時候甚至吐不過氣來。我說我要自由，然而我却捧不開這些黑影。於是我憐憫我自己，詛咒我自己，我只希望着我能够永遠不提筆寫一個字。

## 二

我又在書桌前面坐下了。我提起筆來。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一個臉龐。我知道這是我自己的。另一個我坐在對面來看我寫字了。我寫了一行，兩行，……一頁，二頁。我放下筆拾起頭看對面。另一個我正在用檢查的眼光望我。我自己正在探索我的心。我變成了兩個，而且成了兩個彼此不肯放鬆的人。

我在那一個臉上看出了輕視，冷笑，責備。有時候我忍不住就羞愧地把頭埋在書桌上。我怕看那另一個我，我怕看我自己。

「你爲什麼就不能够打破那矛盾？你爲什麼甘願做一個懦弱的人？」我常常聽見另一個我在責備寫文章的我。我對這責備不敢發出一聲怨言。我的確是一個充滿着矛盾的人。

我好幾次想不再提筆了。我說我要消除那個矛盾。自然我的矛盾很多，那却是較大的。譬如前年年底我去日本，那時候我的確抱了擱筆的決心。然而剛剛到了那裏，我的決心就動搖了，後來甚至在極不方便的情形下面，我也偷偷地寫了「神」，「鬼」，「長生塔」這三個短篇和一些散文。這不是爲着想得稿費，因爲我那時又另有一個決心：我在日本寫的文章，自己不拿一文稿費。這決心是做到了的。我在一個地方說過，我那時寫文章爲的是排遣寂寞，這當然有道理。但是另外還有原因，這原因要深得多，然而我却不能夠明確地說出來。

總之，到了日本我雖然忙着讀書，却也不會擱筆。從日本回來我也還不得不時時拿起筆寫點東西。我最近說過我發明了「擱筆」兩個字來敷衍各位編輯，其實這話也不正確。我自己的確熱誠地希望着我能够擱筆。然同時我自己又時時逼着我來提起筆。

這心的激鬥是長久的，而且苦痛的。我好比站在十字路口，倘使我再強健一點，我便会毅然地選了一條路走：或者拋棄文學，或者死抱住文學。然而我兩樣都做不到。結果一定會在夾攻中毀了我自己。



我記得十五六歲的時候。我在成都加入了一個青年學生組織的團體，那團體出了一種刊物。我的新朋友要我寫文章，我當時就惶恐地想道：像我這樣低能的人怎麼能夠寫文章呢？我從來沒有過寫文章的念頭。

這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然而到現在我還能够了解那心情。我甚至願意年光倒流，回頭去過那時的生活。我覺得那時候我是沒有矛盾的。我或者在大街上散傳單，或者在商場樓上跟朋友們一道抬雜誌社的鋪板，或者做別的事情，那些日子裏我覺得十分快活。我只有一個希望：謙遜地犧牲自己，不要人知道我的姓名，知道我的一切。我心中只抱着朋友們的友情和一個對人類的空泛的愛。一本小冊子就是我們的福音，一句話就可以叫我們犧牲性命。現在有許多朋友說我有着過多的熱情。却不知道那時候我的熱情更多。我那時候的確抱着「告青年」，抱着「夜未央」和那本戲裏的人物一起哭笑過。那時候我的熱情是不斷地向外放散的，我做一件事，說一句話，哭一聲，叫一聲。我走的路總是直線的，那時候我的確幸福。

後來我寫了文章。當時的環境還允許我自由地說話，所以我的第一篇文章的題目是十

分激烈。以後還寫了介紹L. N. N.的論文，自然免不了抄書，不過那時完全沒有表現自己的意思，只想把自己所知道的一點東西，讓別人也知道。我忘却了我的幼稚，我的低能，就這樣被我的信仰鼓舞着開始做了我沒有力量來做得好的事情。以後繼續寫着文章。不過那時我依然走着直線的路。我隨處散發我的熱情，我沒有矛盾，沒有痛苦。

然而現在情形却不同了。因為在幾年前我開始寫了小說，也許換個漂亮名辭來說，是開始了我的文學生涯，從那時起我就有了矛盾。這十幾年來我的信仰並沒有改變過（也許像巴羅哈的朋友對巴羅哈說的，是「沒有進步」）可是我走的路却變成曲線的了。停止了發散熱情，却把牠們向內貯藏起來，愈積愈多，就成了現在的這樣子。有人說熱情是一把火，我便說我是一座火山，一座雪下的火山。我貯儲了那樣多的熱情，我害怕會有一個大爆發。

有些朋友爲着這個替我就心，他們却不知道我已經找到了一件消磨熱情的東西，那是心的激鬥，那是矛盾。我努力來消除那矛盾，我在心裏整天地爭鬥着，然而結果矛盾依然原樣地存在。這可以說自己在熬煎自己。

我爲了寫小說曾經受過幾個朋友的責備。最近還有一個青年朋友表示過，我不該把時間消費在文章上面。他并不會直接寫信給我，他寫給我的另一個朋友。而那朋友却把信在

他們的一份小刊物上面發表了。我感謝那個年青朋友。我把那刊物讀了好幾遍。那刊物我每期都非常熱愛地讀過，我甚至在那些平常的字句間看出了深的友情和信仰。並且我看出了我十多年前的我的面影來。這時候我好像受到一次祝福，但過後我又感到一陣絕望。我彷彿是一隻折了翅膀的老鷹，我不能够再在廣闊的天空裏飛翔了。我的這絕望只有我自己知道。

#### 四

我說過要沈默，我說過要拋棄寫作生活，我沒有做到。這是我的弱點。這是我的不幸。朋友們爲這個責備我，我只有低着頭承受。

然而另一些朋友却又怪我不該沈默。我還接過好些信件。譬如最近幾個沒有署名的青年讀者來信就說：「我們知道你，近來是沈默了。但你爲什麼要沈默呢？我們想也許是社會環境對你不好吧，但是你爲什麼要做一個順從環境像覺新那樣的人而沈默着呢？你爲什麼不做一個像覺慧那樣的人和社會奮鬥着繼續創作呢？……我們熱烈地望你的作品繼續出現。我們不要你再沈默了。」

對於這樣的信，我怎麼能够回答呢？我果然是順從環境嗎？我有着不少愛我的朋友，

我差不多是靠着友情生活，然而當我徬徨在這樣的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却找不到一個人來給我幫忙了，我自己知道應該拋棄文學，但是我的感情和環境又抓住我，我的理智不甘心這個，又要反抗。我這時正需要人鼓舞我毫不顧惜地把寫作生活拋棄，正需要人來贊助我保守沈默。要這樣我纔能够保持我的心境的和平。然而別人却不要我沈默。我的另一個自己却因此而得勢了。

名 人是個複雜的東西。唯其我活了這許多年，所以我和初生的孩子不同。過去的生活在我身心兩方面所留下的影響是不能够消滅的。雖然我大哥因爲順從環境而滅亡了，我反抗環境而活到如今。但我依舊是過去環境的產物。我不能够一下子就在那過去的陰影完全從肩頭摔掉。我不是一個強健的人。倘使在那長久的心的激鬥決定勝負之後。我還健康地活着，那時我也許會成爲強健的人也未可知。但現在我決不是一個強健的人。

## 五

我開始感到了一件新的事情。我的心情改變了。我對於寫作的信心和勇氣漸漸地失去了，我得承認寫作生活的確給過我大的滿足的。有一個時候我瘋狂地寫了不少的文章，那時我感到滿足，感到快樂。那時我還相信文字的力量。

然而如今情形完全改變了。寫作的事不再能使我滿足了。我甚至寫出「文字是消磨生命和精力的東西」的話。我已經不能承認文字有什麼力量了。

我觀察生活，我研究歷史。我看過了過去和現在的人民的大鬥爭。我看出來在那些鬥爭裏文字的力量，（換句話說，文字沒有什麼力量），而且我明白在那時候「純粹的」文人所盡的任務是何等地小。在官庭裏當弄臣，在貴族爵邸裏做食客，在貴婦人的沙龍裏做裝飾品，給當權者歌功頌德——這些倒是「純粹的」文人的拿手好戲。現在文科學生都知道說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等等如何偉大，然而，對於這幾位文豪我却沒有好感；過去的文人我比較喜歡的倒是託爾斯太，杜思退益夫斯基，阿志跋綏夫幾個。這幾個人據新近一位中國批評家「嚴格地說」來，並不是「純粹的作家」。但我覺得他們在做人方面却比但丁，莎士比亞一類的文豪可愛得多。

這似乎是題外的話，其實並不是。譬如說但丁罷，他可以把他的政敵都送進地獄，他可以請他所愛的女人引他進天堂。我却不能夠。這一類的事情我沒有勇氣做。所以在「私的」(Personal)方面我不能夠從寫作上得到滿足。在「公的」(Public)方面我又看見文章和現實的環境相比，就等於拿一個雞蛋去碰石頭。一番動人的演說可以使激動着的羣衆馬上做出一點事情，一篇文章只可以短時地感動人，但不久就會被人忘記。不純粹的作家的作

品，自然經過一個短時期，便歸於消滅，但是純粹的作家的不朽的名著過幾百年或一兩千年也會變做藏書家的所謂珍本，而成爲風雅紳商的沽名釣譽之工具了。

做一個純粹的作家大概可以從文章上得到滿足的。所以日本的文豪久米正雄和松岡讓這兩個情敵就拿小說做過武器再來一次情場的戰鬥。久米正雄也許想把他在生活裏失去的東西在小說裏找回來。當然在這方面他佔着優勝，他得到了許多讀者的同情。別的一些日本的「巨匠」也做過這一類的事。然而真的事實就被這些「巨匠」的筆抹熬了。因爲做他們的對手的常常是些柔弱的女子。

文人的筆有時候很能够玩出種種的花樣。倘使要從文章上認識一個人，就會常常被騙。青年人容易相信別人，所以更容易受騙。我自己就受過騙。我自己也曾把文章和人拿來比較過。自然我也見過人比文章好的，但我却看見更多的人在文章裏是一個面目，在生活裏又是一個面目。有的人文章寫得很漂亮，做起事來却卑鄙醜陋，但這個外面的人是不會知道的。現在我們有了不少的青年的導師。然而真正配得上領導青年的究竟有幾個？文章常常成了騙人的東西了。

我去年在日本寫過一篇題作「文人」的短文，這篇東西，經過幾個朋友的手却沒有被發表出來，大概是因爲編者怕得罪人的緣故罷。那文章恐怕沒有機會發表了，所以我願意把

那最後的一段引在這裏：

「……寫到這裏還有許多話沒有說完，但我却不想說下去了。以前寫文章是暴露別人的醜態，現在却論着來暴露自己的醜態了。寫這短文並不想替自己辯解，只在證明一件事情，文人的一管筆能够把事實歪曲到什麼樣的程度。所以權力階級豢養文人來做工具，給他們歌功頌德，這是再便宜沒有的事情。但可悲的是到現在，還有一些青年真正相信文人是如何高尚的一個東西，還伸起頸子老等着從他們那裏得到些什麼來救拔他們呢！」

我時時在寫文章，我却又時時說文章是騙人的東西，我竟然有着這麼一個大的矛盾。所以我若在這裏說我恨文章，也許會被人把我當作一個喜歡說謊的騙子罷。

## 六

我又想過一件事：倘使有一天我真擱了筆，那般批評家大概會把我忘記了罷。那麼我就更幸福了。我常常對批評家發出怨言，但其實我並不恨他們。我恨的是製造文壇消息的小報記者。他們爲我造過不少的謠言，然後又根據這謠言來笑罵我，我不看小報，但是我的一些多事的朋友都喜歡看。朋友們會常常來問我些奇怪的問題使我莫名其妙。於是我便勸他們不要看小報，不理——這就是我的唯一抵制辦法。

對於所謂批評家，却當別論，因為我有時也理一下。但有時候批評家的文章也會使我發笑的。譬如最近一位將我「尊」（我不用「貶」字）為「變質的作家」的批評家讀到我的「神，鬼，人」說我的「作風有了一個顯明的轉向，也許是多讀了舊俄的作品。」其實我近兩年來就沒有讀過舊俄的小說。我寫「神，鬼，人」很受日本小說的影響。這是一眼可以看出來的。然而我們的批評家却別具慧心了。

又如另一位先生批評我的「雪」，指出我的「疏忽之處」，「其次就是插入兩個戀愛故事」。我自己翻遍全書只勉強找到一個。這一個就被批評家認為「幾乎成了性的滑稽」。但是批評家却忘記了；我們這社會裏至少分着兩個人階級，一階級認為滑稽的事情，另一階級也許會認真地在做。這就是我們為什麼有兩個文化的存在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詩「菜湯」裏面的太太看見那個農婦把鹽當作了寶貝似的，不是覺得很奇怪嗎？因為在太太的眼睛裏鹽是不值錢的。做一個批評家：並不比創作者容易，單靠幾本書並不够，他也得去體驗實生活。

種種的批評家，關於我的書寫了不少的文章，讀了那些文章我却不想再寫什麼了。據說批評家可以指導作者。但是我應該跟着他們走向什麼地方去呢？

有位批評家寫了「巴金論」斷定我應該滅亡。這話也許有理；因為倘使我長久在這矛盾



中活下去，我一定陷於滅亡的命運。我自己早就盼望着這滅亡的到來。

我依舊坐在書桌前面。周圍還是死一般的靜寂。我的表停了。外面落着雪，我的腳冷得很。我的手也快凍僵了。我手邊積了七張厚稿紙。這幾個晚上就只寫了這一點。我又發了這些牢騷。但是文章究竟有什麼用處。我沒有勇氣再寫下去了。

## 家常故事

伍石夫

### 一 媽媽

「真是啦！說我偷錢，我偷錢，你們都看着嘞呀，我沒有離開家一步，難道我還偷了回去顧後家嗎？」馮二嫂潑又叉地話像水樣的倒流出來，哭喪着滿長着橫肉的臉，紅絲眼皮翻一翻的。「還打我嘞，打我嘞！去跳水都不要緊的。我到他馮家兩三年，真把我苦够啦！從早到晚背一背汗水不說，那一天不是飽一頓餓一頓的！希罕，兩塊二毛錢！誰曉得他不是不是在街上拿去灌馬尿水去啦？醉哪拿給弄手摸去啦？拿去嫖婊子去啦？嘍！回來怪我，只有我是總受氣的。我娘家窮，沒人來幫忙，曉得打死我都不會出人命案，我是好欺負的。哼！怎末見着老闆就嚇得屁流屎滴吶？是好漢把腰子挺出來嚇！像狗樣抱着門坊咬自家人，咬你也要腳板睜起眼眼看吓子哪！娃娃子壁頭上都玩起印，飛天殺地的，不去問一下，却來怪我；真是前娘兒子才是寶貝，是命根，我就好比是老媽子，是來給他洗屎洗尿的，還連老媽子都當不得啦！一說嘍，又說後娘帶不得前娘兒子哪！嚶嚶，真是甯肯當

丫頭都不要當後娘，後娘簡直不是人呵！李大姐，我真勸你嘞？……」

繡花枕頭的李大姐，臉像火一般的燒到了耳根；補破褲子的周老婆子，頭更彎得觸着了膝頭；納鞋底的謝大媽，針使勁地也抽不出鞋底；洗着一大盆衣裳的王三嫂，刷板上更有力地發出「刷刷」的聲音，在這一列矮茅屋的石階前，秋天的陽光，無聲地拖着一團影子，被風吹得躡在地下戰慄。生蛋的母鷄。突然「咯多咯多」地叫起，驚嚇地張着兩翅從堂屋里飛跑了出來。門口馬上露出一個人影，一個粗暴的聲音：

「長——生，長……娃……子……媽的，這個東西又跑那去啦！」

## 二 孩子

在那深藍的天空上，飛過一羣人字形的「啞哦」的雁聲，在小茅屋林藪邊稀疏的黃葉下面，吹着微風，微風輕吻着近旁的一灣池水。從蘆葦邊伸出的兩支釣竿，曲曲折折的在水面上浮動。陽光穿過黃葉和蘆葦，稀疏的洒在白眉毛老頭的銀髮上，和坐在旁邊的長生身上。

「周老公公，你再說一下我媽媽真是死哪的嗎？是那年漲大水死哪嗎？」

「噯。」

遠遠地有一陣鷓鴣鳴。

「你愛你媽媽嗎？長生。」

「噯，那個？是這個媽媽我才不愛咧！周老公公，你不要跟媽媽說我不愛她呵：她會打我的。哦，看！有魚在吃……」

「會打你？噯。不，是風，風吹得動。唔，你爸爸不說過不準她打嗎？」

「是啦！爸爸不在屋頭她就會……她扭我屁股，不準我哭，飯只準我吃一點點。她說沒有米哪，要給爸爸留着的，不是爸爸回來就要鬧米少了。我爸爸吵起來才真怕人嘞！媽媽總是用手指着我額頭，看，她這樣說：「你讓你爸爸曉得，等你爸爸走開，我就要你的命！」鬼才愛她！周老公公，你不要說呵，不要說呵！」長生嚟着小嘴，髒污蒼白的臉上，做出一付滑稽的可憐相。祈求的眼光裏，深藏着恐怖和悲哀。

「噢……！」老頭子揚起了頭，撚着白鬍子，張開嘴深長的嘆了一口氣。林邊的葉子，「嗚嗚」地發着悲吟。「你，你到外婆婆家去過幾回？外婆愛你吧，滾？」

「唏！飯都沒得吃吶！吃玉麥饅饅，噯呀，吞都吞不下！外婆瞎起眼睛，你看，你看，這樣摸着走。」長生一下翻起身學着，蘆葦向兩邊分開，在脚下呻吟。

一條銀白色的小鯽魚，突然舉向了高空，釣竿不住「沙兒沙兒」的抖動着，出水處起着漣波，向周圍慢慢地散了開去。

「快聽：你爸爸在叫你。」

「老公公，我要這條魚，我要。不，爸爸慢些去不要緊的，是媽媽我才怕。」

### 三 爸爸

「小雞種！萬沒想到錢是你拿的，是你拿的呀！還有兩塊大洋嘞？拿出來，快些！你，你，老子要你的命！」一隻銀角子，從長生荷包里摸出來的，圓睜着白眼在爸爸手里發亮，死盯着長生驚詫得張開合不攏來的嘴。

小鯽魚突然掃過長生身邊落下了地面，驚慌的跳動着，細鱗一片片的粘着了地上的泥土，臥床上縮做一團的小貓，「咪唔」的叫了一聲，伸長着腰身跳了下來，待長生剛踢開他要想躬下腰，一個火熱的巴掌沉重地打中了後腦：

「噉，還有玩的東西沒有？拿出來！放在那里的呀？說：快些說！噉，沒有拿？我曉得你會扯謊！你會扯謊！」巴掌發響的打在長生的額上臉上，馮二瘦削的黑臉子，被潮起的血液變得發青了。本藏着驚喜的兩眼，憤怒得火紅似的圓睜着。像毛刷似的胳膊鬍子，更零亂地刺着長生惶嚇的發抖的心。「老子求爹爹告奶奶的才借來的錢，今天要拿去交租的，拿那去哪？掉了嗎？你們要逼死我嗎？不想種田吃飯了嗎？說！老子一天像牛樣給

你們掙，總遇着你們這些敗家精！米一兩天就沒有了，吃油鹽比吃水還快！我真不信東西沒有走路，連你這個龜兒子也害起我來啦！噯，你看，氣不氣人囉！把老子肚皮都急爆炸，他連一滴眼淚水也沒有！一天天忙得喘不過氣，只望你將來有點出息，誰曉得竟學起小弄手來啦！誰教你的呀？看你的鼻膿啊！又髒又瘦，簡直像猴子樣，生成個不是好東西。『馮二通紅的眼眶里，潮潤了，顫聲的沙啞的怒吼着，喪魂的俯下了頭，』噯，魚是從那裏來的呀，剛才到那裏去了來？噯，啥子。周老公公？是不是錢給他拿去哪？我曉得你會買魚，你會買魚！快去，不把錢拿回來，老子捶絨你骨頭！」

『你，你，怎末哪？』馮二嫂飛叉叉的跑進屋子裏，眯着紅絲眼皮，從巴掌里搶出了長生，拖着尖尖的嗓子。『瘋哪嗎？亂咬起別人來哪？周老伯伯聽着你……說話不想想看！唉，真心狠啞，把孩子打得這樣。』便惶急的穿過堂屋跑出來，抱起長生，『長生乖嘞，不要哭，爸爸不愛你媽媽愛你的。勞煩你們吧，把他拉到你們家里去玩一會吧，怕他爸再趕出來打他。讓我去勸那個酒鬼，一定吃了酒的』

#### 四 鄰人

『哦啲！額頭上都是手掌印！』

『怎末啦！小孩子曉得啥子事，犯得上這樣打呢？』

『喔，長生！乖嘞，聽話嘞！不要哭，快來，我家里吃糕糕，吃你周老公公留的好東西。』

王三嫂在叫，謝大媽在叫，李大姐在叫，都忙丟掉或拿起手里東西，讓周老婆子拖過長生，蹣跚背一拐一拐的走在前頭。陽光拖着一串陰鬱的影子，沿着土墻，移向小茅屋盡頭，在老婆子清冷的門前消失了。

屋里陰森森的，古舊的家具蒙上塵土，發着霉臭和煙葉子氣味，頹塌的土墻，烟燻的屋頂，浮着一層抹不去的濃厚的霧影。

『坐呀，大家請坐吧。』人們看着老婆子打繃的眼皮，痙攣的像一條蟲在爬動着，乾癟的嘴唇，都興奮得顫動起來。『我去拿糕來。唉，這孩子才真可憐嘞！』一面困惑的去開墻角的櫃子。

『是嘛：像我們明明還不是一樣，他爸爸一醉了就是這樣打的……』  
翻天鼻子王三嫂，連忙插斷了臉上有着白麻子的謝大媽的話：

『啼！你明明爸還好些吶，要王三才紅不說白不說的，一回來就朝我身上出氣……』  
『啊呀！呵唷！』剪了頭髮的李大姐，原躬着身子在撫弄着長生的，突然驚叫起來。

「你們看他頭髮里啣，有蟲子，蟲子！」

「是，是啞，我正要同你們說咧！」老婆子拿出兩方芝麻糕來，手在戰慄着。「你們當他媽媽管他一下嗎？噯，快吃吧：還是老頭子兩月前留下來的。她才不咧！她當着人面前做得多好看。像今天你們還以為是他爸爸打他吧？原是她的怪呀！唉，本來我都不說的，我真氣不過，怪到我們老頭子身上來啞！我先前還想跳進去問她的：你們以為錢是誰偷的嗎？就是馮二嫂呀！就是她呀。她昨天下午偷跑過來，抵着我耳門子說：「老媽媽，做做好事吧，我娘家媽媽餓得要死哪！請你幫忙跑一搗吧：我找得有兩塊錢，賣線子來的，我怕馮二曉得……」唉！那個老婆子也真可憐，孤單單不靠女兒還有那一個？不過你別要誣枉孩子呀！還說到我們老頭子名下來哪！活到六十幾歲，還來背這種罵名！啣！他不問算了，他再說我就要揭穿，我要揭穿的！」

匆促的步聲，在土塔上傳了進來，又一羣雁鵝飛過，遠遠地在天空拖着哀哭的調子。



## 春 天

羅 洪

我這個人常有一點古怪脾氣：心情愈壞，心裏愈不高興，我偏把自己關在書房裏，整天看書，或是獨個兒出神。這樣苦着自己，虐待着自己，果然也能使很壞的心情慢慢平靜下來了。近來我就用這種方法來征服着自己。我的心倒平靜得很，居然能讀了許多書。

通 今天有兩個不熟悉的朋友來，因為我不想使自己分心，都叫僕人給我回却了。過後我便有點失悔，我很需要有朋友跟我談談，何必這樣杜門拒客呢。也許她們能把我的鬱悶減少一點咧。這樣一想，我無論如何再沒有心緒悶坐了，我便走到後面的園裏去。這園子裏很隨便的種着十幾株桃樹和李樹，春天雖已來了，桃花還只含苞呢。那些已經開着的李花，大半散落在地上，一片疊着一片，好像都十分依戀；殘留在樹上的，它們都張着幽怨的眼，向我注視着。我伸手去折那細小的一枝，還沒有折下，花兒却先後掉在地上了。又是一片疊着一片。真是不經摧殘的東西！我頹然地坐在青石上，故意伸着脚尖殘踏那些零落的花瓣，却一點不覺可惜。一個沒有愈快的人，看着春天也不覺可愛的，對着殘落的春花，自然也不知疼惜了。

我靜靜地等待着暮色抹到這小園裏來，向晚的陽光是分外親切的，把含苞的桃花照得更嫵媚了；於是我更懷念着兩個不熟悉的朋友，我應該請她們一看這園子的暮色。我應該問一聲她們：春天是不是可愛的？

春天來了的時候，我便懷念起西湖了。我是愛在那麼澄清的湖面上，蕩着輕輕的小船，慢慢浮過去的。我常對舟子說：『你別划得快啊，輕點兒好了。』舟子却往往不能懂得我，認真地告訴我要是划得慢，預定要玩的地方怕就來不及了。我還是要他們聽我的話，於是他們把糊塗的眼光望着我，我明白他們的眼光在說着什麼話，他們是奇怪着我這個例外的遊客。

讓小船輕輕地輕輕地蕩在柔軟的湖面上，聽着低微的划水聲音，真好比坐在柔軟的搖籃裏，聽着慈愛的催眠曲。這時候，我忘了一切愁慮，我只感到幸福，我是被慈愛溫存着呢。有時候我的手伸到澄清的水裏去，水是那麼溫暖，却無賴地將細小的水沫濺到我的臂上，我便故意側過臉去，在水裏我見到自己一個模糊的面影，這面影看去很幸福的敷着笑。我還看見湖面上給小槳一路劃成的長長的一條水帶，閃爍着太陽的金光，搖曳地跟着小船慢慢遠去。

要是有朋友伴着我，我常常要她們輕輕地唱着歌，或是吹奏明快的口琴，或是娓娓地

講述許多故人的近况。我覺得在這樣溫軟的湖面上，吸着春的氣息，仰望碧淨的天空，飽覽西子綽約的風度，而能够聽着親切的歌聲琴聲，能够依戀地懷念着故人，那是最愉快的事了。也許我這樣有點兒自私。可是我在愉快的時候往往最難擺脫稚氣的，我常強要她們這樣做，她們倒也常常樂從的。

春天又來了，可是我只能困守在家鄉看自家園子裏幾株頹唐的桃花。便是比較澄清一點的河水也不能見到的，于是我更惦記着西子了。

爲了惦念西湖，我便想起幾年前跟倩和萍她們幾個朋友，玩西湖的事了。

湖水是那麼澄清，又是那麼柔軟，給微風輕輕的吹皺着好像一個個嬌豔的笑渦。把水底裏一片蔚藍的天也揉得滿是皺紋了。我看看旁邊的倩，正望着湖水出神，就說：「倩，你也笑一個啊，讓我看誰的笑渦來得嫵媚！」

「你弄錯了，倩那裏會像你一樣，愛這種不相干的東西。倩有心事呢！……」

給萍這麼一說，我倒笑起來了。倩並不說什麼話來否認，只裝了一個嬌嗔的笑，就跟另外一個朋友講話了。我知道倩是跌在戀愛的網裏，無從排解的。而且倩近來苦悶的情形，我也深深的明白了。于是我又爲了這朋友担起心來，我獨自出着神。

模糊的遠山，半抱着西湖，近處的一些建築。在湖水裏倒映着許多黑的影子，在水裏

蠕動着，我看了就有一種古怪的憧憬。許多遊艇都拖了一根根金黃的水帶。有的慢慢地遠去，有的又在輕蕩着過來。船上的人們，每個臉上印着輕快的笑，眼睛裏都有一種迷惘的神情。輕風常把他們的笑語丟在空間，又給湖面的微波吞去了。

微波雖能吞去了湖面上的笑語，却吞不了我心頭倩的悵惘樣子的。是在幾年後的今天，我每想起西子，總想起這個朋友，而使我平白地黯然傷神呢。

